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一

三卷

第一回

○孟蘭 揭諦 ○補陀山會神

詞曰

春到人間

異常

無邊花柳競芬芳

香車寶馬閒來往

引却東風

醜鄉

醜剝酒

卧斜陽

滿揀三萬六千場

白髮

文

還記得年來三寶太監下西洋

開

就有箇金羊玉馬

金蛇玉龍金虎玉虎金鴉鉄

騎蒼狗

象緯

羊角鶉精

灑

灑稜上無限的經

書名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  
撰者 明羅懋登撰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8  
編號 D86343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 清步月樓據萬曆刊本

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神通。一箇是秉太陽之真精。行週天三百六

西洋記

三冊



双紅堂  
小說  
1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三

二南里人

編次

三山道人

繪梓

第十一回

白城隍取掌漂水 張天師怒發碧峰

詩曰

萬峰秋盡百泉清 舊鎖禪扉在赤城 楓浦客來烟未散  
 竹窓僧去月猶明 盃浮野渡魚龍遠 錫响空山虎豹驚  
 一字不留何足訝 白雲無路水無情

這詩是直道僧家的却說城隍說道天下城隍都姓紀那一位神  
 道說道漂水縣城隍不姓紀長老道難憑你兩家硬証你們說天  
 下城隍都姓紀的說出一個都姓紀的緣由來你們說漂水縣城

護國抒靈瑞靄祥雲三洞曉  
白城皇戒掌深水



為民禔福和風甘雨萬家春



出象西洋記 卷之三

隍不姓紀的說出一個不姓紀的緣由來。城隍菩薩就搶出說道：小神親事漢高祖，見危授命，為臣死忠，以此勅封我為天下都城隍。到如今歷了多少朝代，熬了多少歲寒，豈有天下之大，另有一個天下。都城隍之外，另有一個城隍，以此天下城隍都姓紀。長老道：你說溧水縣城隍不姓紀的，怎麼說？那神說道：這話兒說起來，且是長哩。長老道：但說不妨。那神說道：當原日中，八洞神仙前赴西池王母大宴，那七位神仙去得快爽些，獨有呂純陽駕着雲躡着霧，自由自在，迤邐而行。正行之際，猛聽得下界歌聲滿耳。他便撥開雲頭，望下瞻着，只見是個南朝城中，百花巷裏一所花園，花園之內一個閨女，領着幾個丫環，行歌互答。原來這個閨女領了幾個丫環，看見那百草排芽，是花開放，不覺的唱個舊詞兒，說道：『三九佳人進花園，手扯花枝淚漣漣。花開花謝年上有人老，何曾』

再少年。內中就有一個知趣的丫頭，就接着唱一個說道：『可嘆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寸金使盡金還在，過去光陰那裏尋？天下事有個知趣的，就有個不知趣的。那不知趣的就唱一個說道：『三十四正當時，只我十八十九還婚姻。二十三容顏退，衾寒枕冷那個知。呂純陽聽知這些歌兒，心裏說道：『小鬼頭春心動也待我下去走一遭來，便自按住雲頭，落在花園之內。呂純陽本是標致，再加變上了一變，越加齊整，真個是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你便是個鐵石人，也自意惹情牽。你看他頭戴的紫薇折角巾，身穿的佛頭青縐紗直裰，腳穿的褲腿兒暑襪，三層的履鞋，竟迎着那閨女兒走。那個女孩兒家，臉皮兒薄上的，羞的赤面通紅，轉身便走好個純陽粧，着個嘴臉兒，趕上前去陪一個小心唱一個。喏，那閨女沒奈何，也自回了一拜。純陽說道：『小娘子休怪那閨』

女帶着惱頭兒說道君子你既讀孔聖之書豈不達周公之禮怎麼無故擅入人家純陽又故意的陪個小心說道在下不足是覺門中一個秀才適纔有幾位窵友拉我們到勾欄之中去耍子是我怕宗師訪出來飲酒宿娼有虧行止不便前程因此上迴避他不覺的擅入潭府糖突之罪望乞恕饒那閨女說道既是如此叫丫頭過來你送這位相公到書房裏去迴避一會罷女孩兒抽身先自歸到內房去了那曉得這個丫頭聽着個秀才唆撥到不領他到書房裏去反又領他到臥房兒裏面來這個女孩兒一則是早年喪了父嬌養了些二則是這一日母親到王姨娘家裏去了三則是禁不得那個秀才的溫存四則是喫虧了這些丫頭們的攪撥故此呂純陽就得了手自後日去夜來暗來明去頗覺的稔熟了却說母親在王姨娘家裏歸來那曉得這一段的情故也是

女兒家容顏日上覺的消瘦唇兒漸上淡臉兒漸上黃為母的見心下不忍只見明日是個七月初一日母親說道兒子你今夜早些安歇罷明日是個初一日我和你到南門外梅廟裏去進一炷香進了香回來我和你到長干寺裏去聽一會講經說法散一散你的悶兒來果然是到了明日兩乘轎子出了門進了廟拈了香摺回來竟投長干寺而去只見寺裏正在擂鼓法主升座說經四衆人等聽講歇一會香盡經完法師下座看見了這個白氏女問道這個道人貴姓還是那家的只見那母親向前下拜說道弟子姓白這是弟子的小女小名叫做白牡丹法師道他面上却有邪氣白氏母道邪氣敢害人麼法師道這條命多則一個月白氏母道望乞老爺見憐和我救他一救法師道你回去問他夜晚間可有此甚麼形跡你再來回我的話我却好下手救他白氏母轉

進家門把個女兒細盤了一變女兒要命也只得把個前緣後故細說了一過明日個白氏母再到長干寺見了法師把個前項事也自對他細上的說了法師道善菩薩你來我教你一段工夫如此如此白氏母歸來對着女兒道我教你救命的工夫如此如此這女兒緊記在心果然是二更時分那秀才仍舊的來仍舊的事來呂純陽人上說他酒色財氣其實的全無此說這場事豈為貪花却是個採陰補陽之術那曉得那個法師打破了機關教他到交合之時緊溜頭處用手指頭在左肋之下點他一點反把他的丹田至寶卸到了陰戶之中這豈不是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此呂純陽激得只是爆跳飛劍就來斬這白氏女這女兒却慌了跪着討饒就說出長干寺裏的法師來那純陽飛劍到長干寺裏

去斬那個法師原來那個法師又不是等閑的是個黃龍禪師口劍飛起來竟奔禪師身上那禪師喝聲道孽畜不得無禮用手一指竟插在地上洞賓看見那口雄劍不回來急忙又丟起個雌劍雌劍也被他指一指插在右壁廂洞賓看見却自慌了駕雲就走黃龍將手一指把個洞賓一個斛斗番將下來洞賓轉身望黃龍便拜說道望慈悲見恕罷黃龍道我也肯慈悲你却不肯慈悲別人哩洞賓道今後曉得慈悲了黃龍道你身上穿得甚麼洞賓道是件納頭黃龍道可知是件納頭你既穿了納頭行如閨女坐像病夫眼不觀邪色耳不聽淫聲統叫做個納頭焉得這等貪婪色慾洞賓道這的是我不是從今後改却前非萬望老師還我兩口劍罷黃龍道我待還你劍來其實你又傷人洞賓道再不傷人了黃龍道這兩口劍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門上與我護法雌的

還你罷。洞賓先生走向前去。拔劍。劍來拿在手裏。黃龍法師說道。劍便還你。還不是這等的佩法。先生道。又怎麼個佩法。黃龍法師道。你當日行凶。劍插在腰股之間。分為左右。今日這口劍。却要你佩在背脊上。要斬他人。拔出鞘來。先從你項上經過。斬妖縛邪。聽你所用。如要傷人。先傷你自己。先生道。謹如命。故此叫做個洞賓背劍。洞賓得了這口劍。又說道。弟子沒有了丹田之寶。赴不得西池王母蟠桃大會。望老師再指教一番。法師道。我教你到龍江。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儀真縣。儀真縣叫船。七十里水路。竟到揚州府。揚州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高郵州。到了高郵。不要去了。你就在那個地上尋個處所。養陽九年。功成行滿。再朝玉京。洞賓先生得了口劍。又得了養陽的處所。竟自拜謝而去。至今高郵州有個洞賓養陽觀的方跡。那說白氏女叫做個白姓。

丹得了純陽的至寶。月信愆期。身懷六甲。懷了二十個整月。方分娩。生下一個娃兒。來不至緊。只見頂平額闊。天倉飽滿。地庫方圓。雖則初然降生。就像個兩週三歲的模樣。白氏母沒奈何。只得養了他。養到五週六歲。投師開蒙。七歲八歲。四書五經。無不通解。九歲十歲。旁及諸子百家。十一十二。淹貫了三教九流。總括了五車百藝。十三歲入學。十四歲中舉。十五歲登黃甲。初任句容縣知縣。六年考滿。考上行。取過京。補廣東道監察御史。柱下彈劾。馳馬風生。三迂九轉。一轉上到兵部侍郎之職。回馬南朝。謁陵。逕往溧水縣住下。這個白侍郎。一清如水。與百姓水米無交。秋毫無犯。只是心上喜好的。有一件東西。是個甚麼東西。却說白侍郎秋毫不染。只是喜歡的雞子。每日侵早起來。要雞子做上一碗湯。潤其心肺。因此上逢府州縣行頭舖戶。逐日買辦進來。送進衙來。交與



貼身的門子。忽一日舖戶進了雞子門子接了他的。就安在衣厨之內。到於三更時分門子們都已睡了。只有白侍郎眼睜睜的睡不成來。只見一羣鼠耗把此雞子。盡行搬運去了。怎麼鼠耗搬得雞子動。原來兩個鼠耗同來一個仰着睡在厨裡。把個雞子抱在肚上。四個爪兒接定了。這一個把個嘴兒咬着那個睡的尾巴。逐步的拖也拖將去了。拖來拖去。盡行去了。白侍郎見之心裏想道。天下事那裏沒有個屈情。明日個起來不見了。這些雞子門子沒有甚麼交付厨子。厨子沒有甚麼去做湯。侍郎坐在堂上只作不知。故意兒叫過四個門子來拷究他一番。打的打夾的夾。拶的拶。個鼠耗之災。侍郎看見這等屈打屈招。心裏想道。天下有多少屈情的事。我做了數十年官。錯斷了多少屈情的事。我為官受祿一

場不能為國為民。反做下了這等無常孽帳。枉死了這個人身。

着牙齒。噙叮一聲响。猛地裏照着廷柱上。噎通一個噎通。不至受

撞得腦漿似箭。口血如流。命染黃泉。身歸那世。當有諸神上表。奏

知玉皇大帝。說道下方有這等的清官。怕屈了民情。寧可已身先

喪。玉帝差了許真君。傳下旨意。把個白侍郎宣進兜率宮。竟到靈

宵寶殿。玉皇設宴。款待了他。因他在漂水縣身亡。就勅封他為漂

水縣城隍管事。寫勅與他。到任管事。故此漂水縣城隍姓白。你怎

麼道天下城隍沒有個別姓。長老道。我和你解了罷。天下城隍姓

紀。漂水縣城隍姓白。那神說道。好了他些。長老道。你敢就是白城

隍麼。那神說道。不是。長老道。你既不是白城隍。怎麼來費這許多

的唇口。那神道。不公不法。許諸人直言無隱。長老道。你是何神。那

神說道。小神是天下的都土地。長老道。你怎麼和城隍一樣粧束。

結怒金階亂簷楹之橫豎

張天師怒並放碧峰



發嘆寶劍混施厲之妍旌



山海經

卷之三

都土地說道。我本與他對峙的。止有那下面站的小土地。纔受他的節制。長老起頭看來。只見下面一此矮矮的老兒。頭戴的一色東坡巾。穿的一色四廂直裰。繫的一色黃絲絛。腳踏的一色三廂儒履。手柱的一色過頭拐棒。長老道。你們是何神道。那些矮老兒說道。小神都是當境土地之神。長老道。到此何幹。衆土地說道。特來迎接長老。道連都土地俱請圍罷。長老發放了這些土地。此時已經過四更時分。長老拽了九環錫杖。離了雙廟兒之門。只見街坊上的人。鬧哄哄。他看見個民居稠密。心裏想道。也是到南膳部洲來走一遭。不免度一個超凡入聖。正果朝元方纔是我為佛的道理。你看長老的法身。長有八尺五寸。好不軀體。方面大耳。削髮留髻。好不魁車。留一手抗着九環錫杖。一手托定紫金鉢盂。口裏吟唱着貧僧化你一餐齋。行了這等幾十家的門面。並不曾見

一個發慈悲的世主來。再走到前面一個十三間的門面。長老道。此中高楼大厦。一定有個善菩薩來結緣。那曉得走到他的門前。叫聲貧僧化你一餐齋。門裏閃出一個不糧不莠不三不四不。上串的臘梨頭來。人便是個臘梨頭。嘴却是個鷹嘴。看見長老化齋。他說道。老爺再過一家兒罷。長老站着不動。他就捺着長老的偏衫。竟自推到隔壁的人家裏去。那隔壁的門裏。又閃出一個不。也不伶不俐。沒擺佈的。邁過頭來。說道。你這人好沒路。你家門前的和尚。推到我家門上來。那臘梨頭性急如火。揪着這個邁過頭。就是搗毛。就是搗眼。兩下裏混打。做一堆歇會兒。街坊上走出幾個碌老。就是搗眼。兩下裏混打。做一堆歇會兒。街坊上破頭楔說道。這和尚化甚麼齋。衆人到把個長老推了幾推。一推推到街那邊去了。街那邊又推到街這邊來。為甚麼把個長老推

上推下。原來此今是永樂帝與道滅僧。故此地方上嚴禁。長老只好笑一笑。心裏想道。經典上說。南無南無。果真是慈悲方便的。南勝部洲却也無。此時已是五更天氣。萬歲帝要陞殿。文武百官要進朝。長老拽開步來。離了上新河。進了江東門。又進了三山門。過了陡門橋。過了行口。過了三山街。過了淮清橋。過了大中橋。過了崇禮街。過了五條街。竟到正陽門上。正走之間。撞着一位黃門官來了。那打路的官牌。吆喝着下來。長老吆喝着化齋。那官牌起頭一看。只見一個光禿的頭。戴着瓢兒帽。穿着染色衣。一手是個鉢盂。一手是條錫杖。明比的是個和尚也。那官牌且是利害。看見是個和尚。鞞籠裏抽出一根荆條。禾掃脚就打。那曉得和尚到不曾叫。自家脫膝頭兒上。到喫了一下苦。把個官牌急將起來。一發

和尚。不覺的黃門官到面前。問說道。甚麼人在這裏喧

嚷。這却是公案傍邊一句言。官牌說道。聖旨滅僧與道。五城兩縣現在挨拿。街坊上頭髮稀兩根的。也要拿去。搥限臘梨。禿子躲得不敢出門。這個和尚大搖大擺。吆喝着化齋。不知仗了那個的勢力。靠了那個的門牆。黃門官道。你這和尚是山上長的。是水裏漂來的。你也有兩個耳朵。豈不曉得當今聖旨與道滅僧。長老道。小僧是外京來的。故此不知。黃門官道。既從外京而來。我這京城的禁門裏十三外十八。你從那一門進來。長老心裏想道。我若說了從那一門進來。却便難為了把門官。我心何忍。好個長老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反請問朝使大人。僊鄉何處。黃門官道。也是個有德器的。見這長老問他。他答應道。學生是徽州人。長老道。既是徽州。便可知道。黃門官道。怎麼是徽州。便可知道。長老道。若是本京人。却不知道外京的。事故。外京的。府州縣道。俱有城牆。城牆上俱有

城樓城樓上俱有白粉的牌。牌上俱有黑墨寫的字。寫着甚麼。走路的便曉得進了甚麼門。京城是日月脚下。建都之地。然高登。却没有個城樓。沒有個牌扁。況且小僧又是三更。道那個裏。十三外十八。那打路的官牌。風氣不散。稟說。他的舊路。回去看。是進的那一門。長老道。小僧來時。倒了幾。了幾個角。知道那是走的舊路。黃門官道。既如此。我這。官。專一究你。長老道。多謝搭救。貧僧無恩可報。黃門官道。說甚麼搭救。我這裏追究着你。長老道。追究還是何如。黃門官道。輕則祠祭司拿問。重則梟首示衆。長老道。朝使大人好意。小不曾見過大事。黃門官道。怎麼不曾見過大事。長老道。若要貧僧梟首。就相煩朝使大人替了。也不是甚麼大事。黃門官道。自古只有個仗義疎財。那裏有個仗義疎命的。長老道。當原日。有個喜見菩薩。放

欠焚身供佛三日。又有個妙庄王。香山修行。為因父王染疾。要。手眼前湯。作引子。就卸下手眼。救取父王。以致現出千手千眼。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總登觀世音正果。又有錫臘太子。捨了十萬。望江山。雪山修行。以致烏鴉巢頂。盧葦穿膝。且又捨身喂虎。割肉。飼鷹。看起來。已前的人都捨的。死。如今的人到都捨不得。死。官牌。道好個大話。黃門官道。且押着他。待我進朝。請旨定奪。道猶未了。只見金殿上。鐘鼓齊鳴。已是早朝時分。只見

大明宮殿。驚蒼上。紫禁龍鍾。直曙香。九陌華軒。爭道路。  
 一投寒玉。任烟霜。須聽瑞雪。傳心語。更喜文鴛。續鷺行。  
 共說聖朝。容直氣。期君此日。奉恩光。

那說早朝時分。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班齊。黃門官奏道。午門外。有一個和尚。聽宣。萬歲爺。道。我這裏滅僧。怎麼又有個和尚來見。

朝想必是有些神通本事的纔來。肯意一道宣他進朝。那長老聽見宣他進朝。他大搖大擺。走將進去。他又不走左邊文官的街。他又不走右邊武官的街。他逕直走着萬歲爺的金階御道。兩邊校尉喝聲道。那是爺的御道。怎麼和尚敢走。長老道。我自幼兒胎小的人。三條路只走中間。見了萬歲爺。也不行大禮。只是打個問訊。把個手兒略節的舉一舉。鴻臚寺說道。和尚怎麼不拜。長老道。國忝民安。只可說個興。怎麼說個敗。萬歲爺已經是滅僧。看見這個和尚。搶了御道。又不行禮。龍顏大怒。喝令當駕的官。綁出午門外去梟首。只見殿東首履聲。瑤上玉珮。瑤上閃出一位大臣。叫聲刀下留人。原來是個新襲誠意伯的姓劉名。只見他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說道。臣啟陛下。天下寺院甚多。寺院裏僧家最衆。面奏朝廷。削却今日。這個和尚面君。多因有個來歷。望陛下詳察之。果

不順。再駢不遲。萬歲爺道。依卿所奏。放那和尚進來。和尚進來。萬歲道。和尚有甚冤屈。捨身見朝。長老道。因為上位滅我僧家。特來見駕。萬歲爺道。是戒滅你僧家。你有何話。說長老道。昔日漢文帝不曾斬得僧頭。希夫人不曾破得僧戒。上位乃是千代帝王之班頭。萬年皇王之領袖。天高地厚。春育海濟。於人何所不容。況且二教九流。都同是二位之赤子。上位何厚何薄。何愛何憎。今日這等滅僧。與道。萬歲爺道。這原是龍虎山張天師奏的本道。猶未了。只見黃門官奏道。龍虎山張天師收雲下來。現在門下聽宣聖旨。一道宣天師進朝。天師進了朝。五拜三叩頭。行禮已畢。萬歲爺道。先生海上風霜。多有勞頓。天師道。這都是為臣的理當。怎麼說個海上風霜四個字。原來天師過海去採長生芝草。進貢朝廷。故此海上風霜。天師轉眼一看。只見丹墀裏面點着一

個和尚。上的又奏說道。陛下既已滅僧興道。怎麼又把這個和尚放進朝門之內。這叫做是已身不正。焉能正人。伏乞陛下詳察。萬歲爺道。自從五鼓設朝。直到這早晚。文武兩班在此。國事不曾分理。半毫着這和尚進來。盤令博古。將凡比聖。偏然有個許多閒談。我也是沒奈何。他何處。天師大怒。喝令圓牌校尉。拿送禮部祠祭司。却不知這個和尚。拿送禮部祠祭司。他怎麼樣兒分說。却不知禮部祠祭司。拿到這個和尚。怎麼樣兒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張天師單展家門 僧道們兩班賭勝

詩曰

交光日月煉金英

一顆靈珠透室窗

攝動乾坤

逃移生死見功神

逍遙四海留踪跡

歸去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雲上路穩

紫鸞朱鳳自來迎

這都是說道家的詩兒。却說天師大怒。喝令圓牌校尉。拿送禮部祠祭司。長老微上而笑。說道。拿我到祠祭司。却待怎麼。天師道。追你的度牒。發你邊遠充軍。長老心裏想道。我生時還沒有日月。那裏有天地。這三教九流。都是我們的後輩。何況一張真人乎。心裏雖是這等想。却又不可漏洩。天機。問說道。你莫是個張真人麼。天師道。我是與天地同体的天師。麒麟殿上無雙士。龍虎山中第一家。你豈不知道。長老道。你也只是這等一個人物。天師道。你又是甚麼樣的人物。長老道。我們出家人。也不支架子。也不貪真癡。也不欺心滅那一教。是法平等。無有高低。但不知你有什么能欺心滅我佛教。天師道。你還不曉得我的道法。

整拂家門三尺太阿雄宇宙

張天師單展家門



具陳法力半肩符水蕩妖氛





獨處乾坤萬象中 後頭歷七運元功 縱橫北斗心機大  
顛倒南辰膽氣雄 鬼哭神號金鼎結 雞飛大化玉爐空  
如何俗士尋常覓 到得稀夷第一宮  
你還不曉得我的修煉

水府尋鉛合火鉛 黑紅七黑又玄七 炁中生炁肌膚換  
精裏含精性命團 藥返便為真道士 丹還本是聖胎仙  
及僧入定虛華事 徒費工夫萬七年

你那曉得我的丹砂

誰知神小玉華池 中有長生性命基 運用須憑龍與虎  
抽添全仗坎兼離 晨昏煉就黃金粉 頃刻修成白玉脂  
齋戒餌之十日後 等閒輕舉上雲梯

你那裏曉得我的結証

曾經天上三千劫 又在人間五百年 腰下劍鋒橫紫蕊  
鼎中丹藥起雲烟 總騎白鹿過滄海 又跨青牛入洞天  
假使無為三淨在 也應聯轡共爭先

你那裏曉得我的住家

舉世何人悟我家 我家別是一年華 盈箱貯積登仙筵  
蒲鼎收藏伏火砂 解飲長生天上酒 閑栽不死洞中花  
門前不但蹲龍虎 遍地紛七五彩霞

你那裏曉得我的神劍

金水劍柔出上曹 凌晨開匣玉龍嗥 手中氣槩水三尺  
石上精神蛇一條 奸血點隨流水盡 凶豪氣逐瀆痕消  
削除塵世不平處 惟我相將上九霄

你那裏曉得我的玉印

朝散紅光夜食砂 家傳玉壘最堪誇 精神命脉歸三要  
南北東西共一家 天地變同飛白雪 陰陽會合產金花  
須知一印千張紙 跨鳳騎龍謁紫霞 你那裏曉得我的符驗

篆却龍文片紙間 飛傳地軸與天關 呼風喚雨渾能事  
遣將驅兵只等閒 關動須彌翻轉過 拿來日月送周旋  
若還鬼怪妖魔也 歛手歸降敢撒蛮 你還不曉得宋仁宗皇帝御製一篇賦單道三教之內惟道為尊

三教之內 惟道至尊 上不朝於天子 下不謁於公卿  
避凡籠而隱籍 脫俗網以似真 樂林泉兮絕名絕利 隱  
岩谷兮忘辱忘榮 頂星宮而耀日 披布褐以長春 或蓬  
頭而跣足 或了髻以包巾 摘鮮花而砌笠 折野草以

因 吸甘泉而漱齒 嚼松栢以延齡 歌闌鼓掌 舞  
雲 遇僊客 則求玄問道 會道友 則詩酒講文 笑  
華之濁富 樂自在之清貧 豈一毫之聖礙 無半點之  
纏 或 而參同契悟 或 以話古譚今 話古譚今  
兮嘆前朝之興廢 參同悟契 究性命之根因 任寒暑更  
變 隨鳥兔遠巡 蒼顏返少 髮白還青 獲單筮兮臨清  
流 烹糧炊爨以充飢 提籃鋤兮入山林 採藥餌遍世以濟  
人 解安人而利物 或起死以回生 修生者骨之堅秀  
達道者神之最靈 判吉凶 明通易象 定禍福 兮密察人  
心 闡道法 揭太上之正教 書符錄除人世之妖氛 降邪  
魔於掌上 步罡氣於雷門 扣玄關 天昏地暗 激地戶 鬼  
伏神尊 默坐靜室 存神奪天地之秀氣 閑遊通衢 過處採

日月之精英 運陰陽而煉性 養水火以胎凝 二八陰消  
若恍若惚 三九陽長 杳如冥 按四時而採取 美  
九轉以丹成 跨青鸞直冲紫府 騎白鶴遍遊玉京 參乳  
堊之正色 表妙道之慇懃 比儒教 官高取顯富貴浮雲  
比釋教 苦寂滅為樂 豈脫凡塵 朕觀三教 惟道至尊  
張天師這一席話 也不是個漫言無當 也不是個闢靡誇多 大抵  
只是要壓倒個僧家 好滅和尚的 長老心裏想道 我若是開言 便  
傷了和氣 却也沒個甚麼大進益 不如穩口深藏舌 權做個癡  
呆懵懂人 故此只作一個不知 天師看見個長老不開口 他又把  
個言語兒挑他一挑 說道 你做和尚的 也自說出你和尚的家數  
來 長老滿搖着輪的 自己說道 我們遊方僧 有個甚麼大家數哩  
住的不過是個庵堂破廟 穿的不過是個百衲衣 左手不離是

個鉢盂 右手不離是根禪杖 天師得了他的輪着 好不歡喜也 說  
道 可不是和尚的家數了 住的庵堂破廟 就只是個花子的伴當  
穿的百衲衣 半風子 也有幾斗 左手的鉢盂 是個討飯的家火  
右手的禪杖 是個打狗的本錢 天師嘴裏說着 到不至緊 兩邊文  
武百官也覺得天師犯了個忒字兒 可上的姚太師又馳驅還鄉  
去了 故此天師放心大口說話 長老道 既是天師的道法精妙 可  
肯見教小僧麼 天師道 憑你說個題目來 長老道 就請教個出神  
遊覽罷 天師道 此有何難 萬歲爺看見這個天師 發怒生嗔 恐有  
疎失 即時傳旨 着僧道各顯神通 毋得粗糙生事 天師得了旨意  
越加精神 就於金階之下 閉目定息 出了元神 多官起眼看時 只  
見天師面部失色 形若死屍 去了半晌 尚然不回 及至回  
覺得有些不快 心裏雖則是有些不快 皮面兒上做個洋  
出像 西洋記

的說道。我適來出神。分明要遠去。偶過揚州。只見瓊花觀裏。瓊花盛開。是我細上的。觀賞一番。長老道。怎麼回得遲。天師道。遇着后上元君。又進去拜謁太帝。又從海上戲耍一番。故此來遲。長老道。想是帶得瓊花來了。天師道。人之神炁出遊。止可見物知事而已。何能帶得物件來也。和尚既出此言。想是你也會出神。想是你的出神。會帶得物件來也。長老道。貧僧也曉得幾分。天師道。你今番却出神遊覽來。我看着長老道。會僧已經隨着天師去遊覽瓊花。觀來。天師道。你帶得瓊花在那裏。長老把個瓢帽兒。撻一撻。取出兩瓣瓊花來。天師接手看着。果是瓊花。百官見之。果是瓊花。即時獻上萬歲爺。長老說道。天師此行。好像個打隻陸的。無梁不成。反輸一帖。原來天師出神去了。長老坐在丹墀之中。眼若垂簾。半醒半睡。也在出神。只是去得快。來得遲。人不及知。天師出神。只到得

許久。都是長老把根九環錫杖。橫在半路中間。天師的元神。撞着個毒龍作耗。沿路稽遲。及至長老收起了錫杖。天師纔得回來。却說天師喫了虧。心裏明白。只是口裏不好說得。其實的。豈肯認輸。說道。和尚你既是有些神通。我和你同去罷。長老道。但憑天師尊意。天師道。先講過了。不許益毒厲魅。長老道。出家人怎麼敢。却說天師依舊在金階之上。閉目定息。出了元神。長老眼不曾開。早已收了神。笑吟吟的。站在丹墀裏面。天師又去了熱多時。纔乃一身冷汗。掙開眼來。天師又是強闖闖說道。今番和尚出神。曾在那裏遊覽來。長老道。天師到那裏。貧僧也到那裏。天師道。我已經在杭州城裏西湖之上。遊覽一番。長老道。貧僧也在西湖上。采天師道。我已帶得一朶蓮花為証。和尚你帶些甚麼物件來。長老道。貧僧帶的是一枝藕。天師道。你的藕是那裏得來的。長老道。

就是天師花下的天師道。你試拿來我看看。及至長老拿出藕來。還有個小帶兒在上面。却是接着天師蓮花的。這百官微士的笑。一笑說道。天師得的還是妍華。長老得的到是根本。天師心上十分不快。說道。和尚你既是有這等神通。今番我和你遠去些。長老道。但憑尊意。小僧願隨。天師收拾起一股元神。仍舊在於金階之下。閉目定息。長老也仍舊在丹墀之中。閉目定息。長老終是來得快。天師又過了半晌。纔來。長老又笑着。天師覺的又有些惱頭。兒說道。和尚你今番却在那個遠處來也。長老道。你在那裏收桃子時。我也在那裏了。天師道。我在王母蟠桃會上來。可惜的去遲了些。止剩得三個桃子。都是我袖了他的來。長老道。貧僧也收了一個來。天師聽知長老也收了一個。心上犯疑。把隻手伸到袖兒裏掏一掏。左也只是兩個。右也只是。一雙。天師道。和尚的桃子。敢

是偷得我的。長老道。是我拾將來了。天師道。敢是說謊麼。長老道。說謊的吊子牙齒。一手挺起一個瓢帽。一手取出一個仙桃。天師又覺的掃了他的桃子。哄文武百官本等是說天師高妙。也有說這和尚却不是個等閑的那謾內中。只有個劉誠意。他是個觀天文察地理。通幽明。知過去未來的。看見天師兩番收神。遲慢他袖占一課。心上就明了。原來天師杭州轉來。是長老把個九環錫杖。豎着在路上。變做了一座深山。天師誤入其中。不知出路。長老收了錫杖。天師纔找着歸路。天師五母蟠桃會上轉來。又是長老把個九環錫杖。在于歸路上。劃成一条九曲神河。天師循河而走。上一個不休。長老收了杖。痕。天師纔找着歸路。又撮了小二一個術法。弄了他一個儂桃。故此三番兩次。長老收得快。天師收得遲。却說萬歲爺。看見這個和尚。有好些不遜。天師處。即時發下一道旨。

佛廣無邊截瓊枝寸寸是寶

僧道兩班賭勝負



道超有象拊壇特片片皆香



十八家万年已

卷之二

二十

意來。說道。適來兩家賭賽。都是些傍門小乘。以後不宜如此戲謔。天師就趁着這個旨意。要奈何這個長老。說道。和尚。我今番明。白。和你賭個勝。長老。略。上。確。上。說道。但憑。上。上。天師道。都要呼。的風。喝。的。雨。令。牌。响。處。天。雷。霹。靂。遣。將。幾。位。天。將。下。來。教。他。東。他。不。敢。往。西。教。他。南。他。不。敢。往。北。却。要。這。等。樣。的。神。通。長。老。道。賭。些。甚。麼。天。師。道。我。輸。了。我。下。山。你。輸。了。你。還。俗。請。旨。定。奪。不。得。有。違。長。老。道。這。罰。的。輕。了。些。天。師。道。還。要。怎。麼。樣。的。重。罰。長。老。道。都。要。罰。這。個。六。陽。首。級。我。輸。了。我。的。六。陽。首。級。砍。下。來。與。你。你。輸。了。你。的。六。陽。首。級。砍。下。來。與。我。天。師。道。就。罰。了。這。個。六。陽。首。級。罷。把。個。文。武。百。官。嚇。得。只。是。心。裏。叫。苦。口。裏。不。敢。作。聲。萬。歲。爺。聽。知。罰。了。六。陽。首。級。也。慮。及。天。師。怕。一。時。有。些。差。錯。即。時。傳。旨。宣。天。師。上。殿。三。宣。兩。召。直。至。金。盞。殿。擎。天。柱。下。萬。歲。爺。坐。在。九。龍。墩。塌。之。上。把。

個玉圭指定了。天師說道。這個和尚。速來尋你。必有大能。你須自。家。惹。定。了。有。個。真。傳。寶。授。你。便。與。他。賭。個。輸。贏。但。若。是。傍。門。小。術。到。也。不。消。露。相。罷。待。我。發。起。怒。來。入。出。他。到。午。門。外。去。体。面。上。還。好。看。些。天。師。道。臣。的。印。劍。符。章。都。是。從。始。祖。以。來。傳。授。到。于。今。日。現。有。符。驗。一。箱。神。書。十。卷。驅。神。役。鬼。正。一。法。門。臣。豈。懼。這。個。和。尚。聖。旨。道。既。是。如。此。任。你。施。為。下。去。罷。又。傳。聖。旨。宣。那。和。尚。上。來。只。見。碧。峰。長。老。大。搖。大。擺。上。將。上。來。萬。歲。爺。道。你。與。我。國。天。師。賭。勝。事。件。小。可。你。不。可。看。的。恁。般。容。易。長。老。道。輸。贏。勝。敗。人。間。常。理。萬。歲。爺。道。你。輸。了。不。要。哀。告。于。我。我。這。裏。王。法。無。親。長。老。道。普。天。之。下。那。一。座。各。山。洞。府。沒。有。個。捨。身。岩。那。還。是。平。白。地。攆。將。下。去。跌。似。一。塊。肉。泥。貧。僧。今。日。賭。勝。而。死。死。得。有。名。何。懼。之。有。萬。歲。爺。道。你。不。要。說。這。等。的。大。話。你。且。到。丹。墀。底。下。去。看。長。老。方。纔。下。來。只。





人不知他在那個破廟裏居住。他的嘴兒又硬口說的無憑。倘有踈虞。他那裏又來顧我。故此不保和尚的多。這叫做是個扶起不扶倒。萬歲爺問得發性。坐在九龍墩塌上。問着怎麼保和尚的不見出來。只見文武百官中間也有說道。那個敢保和尚。也有說道。媒人不挑担保人不還錢。保了僧人終不然就要充命。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頭戴臘雪。髮壓秋霜。說道。老臣願保僧人。萬歲爺龍眼觀看。只見這個老臣。還是洪武爺未登龍位以前的。人物。今年壽年九十三歲。學貫五車。才傾八斗。本貫太平府當塗縣人氏。現任大學士之職。姓陶。名一願。保僧人。他一邊寫着保狀。一邊問着僧人。說道。你實上的叫做個甚麼名字。我好保你。長老道。我俗姓金。號為碧峰。叫做個金碧峰長老。陶學士說道。我定保你了。書名用印。僉押關防。退回本班而去。去猶未了。班部中又閃

出一位青年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僧人。萬歲爺龍眼觀看。只見一個誠意伯劉一願。保僧人。書名用印。僉押關防。退回本班而去。却說僧道兩家賭勝。俱有了保官。只見文官武將議論做一陀兒。說道。今日這椿事。保天師的。雖多兩員。却都是我背中人物也。保和尚的。雖少兩員。這兩員却有許多的勾當。怎見得有許多的勾當。陶學士年將百歲。多見多聞。劉誠意善知天文。能察地理。通達過去未來。這兩位高人。到保了和尚。莫非和尚今日有幾分贏了。內中又有人說道。張天師却不是等閑之人。你不記得洪武爺朝裏他與鉄冠道士賭勝。四九天道。他還借轉來做個三伏天道。去綿襖更汗衫。有旋天轉地之力。何愁一個和尚。內中也有說道。不必耽憂。頃刻便見。只見天師傳下誦令。仰上江二縣。要不曾見過女人的卓子。用七七四十九張。要不曾經過婦人手的黃絨繩。用三

百根。要向陽的。栽樹椿八根。要初出室門的水缸用二十四隻。要不曾經禽鳥踏過的火爐用二六一十二隻。要沒有妻室的高手。的丹青用六十名。要唇紅齒白的青童用五十六名。要不曾開筭的符水紙用千百餘張。要朝天宮平素有德行的道官用一百二十名。要神樂觀未出童限的樂舞生用六十名。辰時出牌。限巳時初刻。一切報完。如違以軍令施行。却說上江一縣。俱是有能幹的清官。兩縣的民快。俱是有家私的好漢。照牌事理施行。即時搬運到皇城裏面去了。天師就於九間金殿上立壇。把那桌子一張。上層一張。層得有數丈之高。黃絨繩周上匝上。細的細。纏的纏。把個桃樹椿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八卦方位擺開來。用八個青童頭上貼着甲馬。手裏拿着棰兒不住的打。用丹青手綵畫了五方五帝凶神旗號。一按東方甲乙木。立着青旗。上上畫的青龍神君。二

按南方丙丁火。立着紅旗。旗上畫的火德星君。三按西方庚辛。立着白旗。旗上畫的白虎神君。四按北方壬癸水。立着皂旗。旗上畫的黑殺神君。五按中央戊己土。立着黃旗。旗上畫的靈官神君。把那二十四隻水缸。按二十四氣擺開來。用青童二十四個。頭上貼着甲馬。手裏拿着棰兒不住的把水來攬。把那二十四座火爐。跟着二十四隻水缸。一隻間一坐。用青童二十四個。頭上貼了甲馬。手裏拿着扇兒不住的把火來煽。叫那朝天宮一百二十個道官。口裏誦誦着黃庭經。叫那神樂觀六十名樂舞生。口裏吹動着响器。壇下許多素齋素食。還有許多香燭紙馬。還有許多巡風料。哨。還有許多飛報。道情。還有許多拾遺補缺。天師原是個肯愛奢華的。把個皇城裏收拾得相像個極樂天庭一般的景象。壇場已畢。請天師臨壇。天師齋戒沐浴。越宿而來。來到壇下。直上到桌子

頂上披着髮，仗着劍，踏着罡步，走着斗，捻着訣，諗着呪。初然臨壇，還是五更時分。那時節，萬里無雲，一天星斗。到這早晚，已自天色漸明。天師在卓子上撮弄得緊，道官在兩邊念呪得緊，樂舞生在四下裏吹打得緊，攬水的攬得緊，煽火的煽得緊，打樁的又打得緊。就把乾坤也逼勒得沒奈何，只見西北方一朵黑雲漫天而上，皂旛也是得了風，風兒漸上宣，雲兒漸上漫。立地裏天昏地黑，文武百官說道：這早晚要個天神下來，何難之有。早有個當駕的官奏上萬歲爺，說道：此時天昏地黑，怕走了和尚。萬歲爺傳下旨意，開了皇城門，不許走了和尚，却說朝內文官武將大約有四百多員，這四官員文武官員，並沒有個六親出家做道士的。又豈沒有個六親出家做和尚的？做道士的看見天師這等作為，其心大喜。做和尚的看見天師這等誇張，心上也却有一點，恰好就有一個

長山南人氏，現居正二品吏部侍郎之職，姓陳名。他有七個公子，第六個公子華蓋星照命，也在善世法門中。這個陳侍郎老大有些不足，天師處心上分明要去作與那個僧家，却又不見個和尚在那裏。東邊也叫聲年兄，和尚在那裏。西邊也叫聲年兄，和尚在那裏。畢竟不知這個侍郎老爹尋着那個和尚，還是怎麼樣兒作與他。不知那個和尚得了這個侍郎老爹作與，還是怎麼樣兒顯聖。且聽下面分解。

第十三回

張天師壇依金籤 金碧峰水滄天門

詩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 道家丹鼎煮烟霞 眉藏火電非閑說

金殿輝煌雲裏帝城雉  
鳳闕

張天師壇依金殿



瀟瀟垣且峭峻眼前春樹萬人家



手種金蓮不自誇 三尺太阿為活計 半肩符水是生涯  
免回遠出游三島 獨自歸來只月華

這一首詩也是說道家要勝僧家之意却說陳侍郎着處去找和尚忽有一個年家用手一指說道那王闌干下不是個和尚麼這一個和尚叫做個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陳侍郎擰頭一看只見前去舉起牙笏把個長老的背脊上輕上的點了一點長老道甚麼人侍郎道你也幹出你的勾當來也長老道叫我幹出那一件來侍郎道士農工商各執一業你們既與天師賭勝也像個賭勝的總好哩長老道怎麼像個賭勝的侍郎道天師立了許大的壇場站在壇上披着髮仗着劍站着罡步着斗捻着訣論着呪這早晚天昏地黑他的神將料應是下來了也你也湏立個甚麼法場

個甚麼符驗論個甚麼

遮攔着他的天神不降壇場却

有個齋手長老道天師有人答應會立壇場我貧僧沒人答應不會立壇場道士會捻訣我僧家不會捻訣道士會論呪我僧家不會論呪侍郎道普庵呪極能劈邪你可論些長老道普庵呪梵語重疊貧僧不曾學的侍郎道既不論呪只誦你自家的經典罷長老道連經典也不會誦侍郎道心經又明白又簡易這是好念的長老道若是心經幼年還論得一半到如今就是懸本也論不清了侍郎道你還是自幼兒出家你還是半路上出家長老道我是自幼兒出家的侍郎道怎麼不從個師父長老道我也拜過好幾個名師來侍郎大笑說道再不拜過名師還不知怎麼樣的螻蛄長老看見這個官長有許多作興他把個慧眼瞧他一瞧原來這個人已經五世為男子到了七世就是地仙長老心裏想道

待我點他點兒說道你愁我不會論經我有兩句話兒告訴你你可聽我侍郎道學生也在門裏怎麼不聽長老道你可記得達磨西來一字無全憑心上用工夫若將紙上尋門路筆尖點干了洞庭湖侍郎大驚失色說道你賭了勝待我來拜你為師長老道你果是在門之人侍郎道這早晚天愁地暗衆天將只在目下降壇你若輸了佛門也不好看相長老道你甚麼要緊這等替我着急侍郎道我到為你你自家越加不理看這是甚麼時候這如今正是天翻地覆鬼哭神愁你要些甚麼東西怎麼再不開口長老道你問得緊我說了罷侍郎道是個甚麼長老道待我先尋個物件去取來侍郎道要尋個物件或是各牙行去支取或是官府家去借辦或是朝廷裏面去請旨快當與說罷長老道這個都不潔淨若還是我自家的罷侍郎道也快當些取出來長老把隻手

到袖兒裏面左掏右掏又問說道你高遷的衙門是文是武還是那裏管事那陳侍郎心裏喫緊咬的牙齒齧齧正見响却又撞遇着這個和尚就是個綿花團兒再也抽扯不斷急得他放出聲來說道你管我甚麼高遷且拿出你的家火來也長老左掏右掏左摸右摸摸出一個鉢盂來陳侍郎說道你這個師父原來越發是個碍口飾羞的這早晚還沒有用齋哩長老道不是用齋侍郎道既不是用齋却用些甚麼長老道要些水兒侍郎道要些水兒就費了這許多的唇舌恰好的有一個穿白靴的走將過來侍郎問他道你是個甚麼人其人道小的是個巡班的圓牌校尉侍郎道你替這師父措些水來那校尉接着鉢盂就走長老連聲叫道措水的快轉來侍郎道老師你忒費事與他措水去罷怎麼又叫他轉來長老道你不曉得我要的甚麼水那校尉到也是個幫襯

的連忙的轉來說道你要的甚麼水長老道你把洗了手腳的水不用揩校尉道小的怎麼敢長老道缸盤裏的水不用揩房簷兒底下的水不用揩養魚池裏的水不用揩溝澗裏的水不用揩侍郎急得沒奈何說道老師只管說個不用揩的你把個用揩的水叫他揩便罷長老道不是你這個破頭楔這不用揩的水說到明日這早晚還說不盡侍郎聽之又惱又好笑說道你這等的磨賴總做得和尚你還是要此甚麼水長老道我要個沒根的水那校尉聽見的沒根兩個字放下鉢盂望外就走侍郎道你且站着怎麼就走校尉道樹木便有根竹子便有根不曾見個水說甚麼有根沒根我不會揩得另尋一個來揩罷侍郎又問道同是一樣的水老師怎麼講個有根沒根的話碧峰長老道那長流的活水通着江海這就叫做是沒根那校尉曉得了沒根的水拿起鉢盂

長老又叫道揩水的快轉來侍郎道老師你怎麼這等三番兩次叫人轉來長老道還有話不曾說得完校尉又轉來道請說完了待我揩去罷長老道揩水時左手揩起就是左手拿來不要放到右手裏去右手揩起就是右手拿來不要放到左手裏去行路之時不要挨着那裏也不要靠着那裏也不要貼住在那裏一竟據看到我貧僧面前來這纔是沒根到底那校尉連聲道曉得曉得急忙的就走長老又叫道揩水的還轉來侍郎也厭煩了不去問他只是那個校尉有緣又跑轉來說道還有甚麼分付長老道你拿這個鉢盂去揩水之時止好在鉢盂底上皮上兒一層多了便拿不起來校尉說道曉得曉得却急忙的離了九間金殿出了五鳳樓前爺賞的王河之上校尉心裏想道這個水直通江海却是個沒根的待我下去揩起一盂兒來心裏又想道那長老分付

這指多了水便自拿不起来。看將起來這個鉢盂只有恁的大我  
的膂力可舉百鈞。怎麼會拿不起来。我且把個鉢盂滿上指了看  
是何如果真的指滿了便就拿不起来。那怕你兩隻手。那怕你儘  
看力。只是個拿不起来。去了些還拿不起来。又去了些還拿不起  
來。再又去了些。還又拿不起来。一直去到底兒上只有皮上的一  
層。方纔拿將起來。這個校尉也就曉得這個長老不是個等閑的  
那護只見他一隻手舉起鉢盂。兩隻腳跑着路。又不敢偷閑。又不  
敢極手。一直拿到長老面前來。拿得那個校尉渾身是汗。遍體生  
涼。老爺說道。放在地上。還要柳枝兒兩根。好個校尉放了鉢盂。轉  
身又取了兩根柳條兒。遞與長老。也不辭而去。長老把個賭勝兒  
當個耍子兒。把個指甲挑出一爪田兒水來。放在磚街之上。寫了  
個水字。左腳踏了。把個鉢盂放在右邊。廟柳條兒担着名。

師說道。你也立個壇場。做此手法。長老道。我也沒  
這個手法。侍郎道。你不要碍口飾羞的。你就用一百張桌兒。  
有的。你就用一百張椅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口水缸。也是  
有的。你就用一百個火爐。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根桃木椿兒。也  
有的。你就用五百面五方旗號。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上堂僧  
誦經。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青童。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軍  
勞。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担千張馬甲。也是有的。長老道。這都是  
天師用的。貧僧用他。不看待。侍郎道。既用不看待。却怎的能取勝。張  
老道。我這鉢盂兒的水就亭了。侍郎嘆上一聲。說道。箭桿不行。送  
折了箭桿。也是沒有用處。長老道。不消你發激我。這裏自有個處  
分。侍郎也奈何。告辭。長老退回本班而去。却說僧道賭勝。張天  
師在九間金殿上。立了壇場。文武百官多幸。都是他的心腹。也有



說謠歌的也有唱道情的，都只是助張天師的興。金碧峰長老站在玉闌干之下，只作不知。天師又意大心高，老大的不放。金碧峰在心上長老看見那一天的雲向東南上漸上的散了，天清氣清，知道天師有此不敬節了。伸起手來，指着桌子上高聲大叫，說道：張天師，你這遺下天神來，待我貧僧取下六陽首級與你哩！一連叫了兩三聲，那天師自從五鼓上壇做法到了日中，還沒有此甚麼，證明功德恰又聽見和尚在壇下揚言，心下也有幾分不自在。傳下一個法令，分付誦黃庭經的，且把黃庭經歌了。吹打的，且把樂器歇了。只許五方磨旗校尉磨動五方神旗，他自家在七上四下九張的桌兒上，披看髮仗着劍，踏着罡步看斗，捻着訣，說着呪。法用先天一氣，將用自己元神，忙上的取出令牌，拿在手裏，連敲三下，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馬趙溫關赴壇天

師還是有些傳受，果然的又是東南霧起，西北風生，真好一陣大風，有一律秋風詞為証。

詩曰

白帝陰懷肅殺心，梧桐落盡又楓林。江蘆爭刮盈上玉

籬菊搖開滴上金。張翰棄官知國難，歐陽問僕覺商音。

無端更妬愁人睡，亂送孤城月下砧。

此時正是太陽當頂，午牌時分，被這個風一陣刮一陣，直到得天日無光，伸手不見掌，面前不見人，百官們多半是天師的心腹，那個不說道：神將即刻降壇，那個不說道：和尚却賭輸了也。朝廷看見這個天昏地黑，也怕走了和尚，差許多的官圍住了雲路丹墀。那丹墀中高照點了一百二十對，那高照又有此妙處，也不知是生來的好，也不知是制作得好。風越大，燈越明。話說這個燈到不

堯  
率  
洪  
宮  
飲  
耨  
池  
之  
八  
味  
金  
碧  
石  
峰  
水  
滄  
天  
明



靈  
霄  
巨  
浸  
佩  
陀  
伽  
之  
一  
丸



小  
象  
西  
年  
已

卷  
三

廿  
一

怕風。只是天上的雲。到有此怕風。原來刮得風大。把個黑雲都掀將去了。一時間雲開見日。正交未時。太陽當空。萬里明淨。沒有了雲也罷。連風也沒有了些。天師心上的官員又說道。似這等萬里無雲。神將想是在半路上回去了。張天師在于七上。四十九張桌。子上。激得只是爆跳。渾身是汗。直透重衣。心裏又激得慌。太陽又晒得慌。把那些符牒。一道未了。又燒一道。一道未了。又燒一道。一氣兒燒了四十八道。符便燒了四十八道。天將却不會見有半隻脚兒下來。碧峰長老對着那個桌兒上。高聲大叫道。我把你當個神僊的後代祖師的玄孫。原來盡是些障眼法。欺侮朝廷。只這三日費了朝廷多少錢糧。你這憊懶的道人。怎麼敢與我真僧賭勝。我欲待贏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又恐怕動了戒殺之心。我欲待饒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却又沒有些甚麼還你的滅僧之罪也。

辭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自古道。饒人不惹癡。上漢不饒人。我且饒了你罷。我自回名山去也。道猶未了。渾身上金光萬道。原來這個和尚早已有些影無形了。衆保官一齊上殿。面見萬歲爺。上齊聲奏道。今日僧道賭勝。和尚早已回名山去了。萬歲爺道。僧道兩家那個贏。那個輸。衆保官說道。張天師符牒燒了四十八道。並不曾見個天將赴壇。那僧家說道。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我且饒了你罷。我自回名山去也。萬歲爺道。僧家饒得他。我這裏却饒不得他。我若饒了天師。護相容隱。怎麼叫做個王法無私。即時傳下旨意。着錦衣衛掌印官。即將張真人。網下壇場。前赴市曹處斬。獻上首級。毋違一聲叫斬。文武百官都吊了魂。只見三尺劍。從天分付。一羣虎就地飛來。割刺推下人去。血淋上獻上頭來。這個君王。的旨意。就是一百張口也難分辨。一傍綁下天師。一傍開刀要斬。

天師口上聲上叫着冤枉萬歲爺是個不嗜殺人之君。聽知天師口叫冤枉誠恐他屈死不明即時又傳下個旨意權赦天師上殿分理天師上殿萬歲爺道你今日賭勝不見勝欺侮朝廷怎麼叫做冤枉天師說道臣有飛符五十道統燒了四十八道還有兩道飛符不曾燒赦臣兩個時辰的死罪臣再登壇遣神調將若是再無天神降壇那時斬臣首級臣死甘心聖旨一道准赦張真人兩個時辰死罪天師再上七七四十九張桌兒上去也沒有個人去打桃樹椿也沒有個人去磨五方旗也沒有個人去動水缸兒裏的水也沒有個人去煽火爐兒裏的火也沒有個道官去諗黃庭經也沒有個道士去吹動樂器只是自家披着髮仗着劍躡着罡步着斗捻着訣諗着呪踏踏了一會却又取出那個令牌來全在手裏連敲三下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馬趙溫關

赴壇敲了三下令牌急忙裏把個飛符燒了兩道猛聽得半空中劃刺上一聲响响處吊下了四位天神同是一樣兒的長長有三十六丈同是一樣兒的大大有一十八圍只是第一位生得白白的白如雪

一稱元帥二華光 眉生三眼照天堂 頭戴叉上攢頂帽

五金磚在袖兒藏 火車脚下圍上轉 馬元帥 速赴壇場

第二位生得黑黑的黑如鐵

鐵作幘頭連霧長 烏油袍袖峭寒生 瀆花玉帶腰間滿

竹節鋼鞭手內擎 坐下斑斕一猛虎 四個鬼 左右相跟

第三位生得青的青如龍

藍靛包巾光滿目 翡翠征袍花一簇 硃砂髮染遍通紅

青臉獠牙形太毒 祥雲雷上離天宮 狼狼牙 妖精盡伏

第四位生得赤赤的赤如血

鳳翅綠巾星火裂 三絛鬚腦後撒 卧蚕一皺肝膽寒

鳳眼圓睜神鬼怯 青龍刀擺半天昏 跨赤兔 壇前謾謁

原來面白的是個馬元帥。面黑的是個趙元帥。面青的是個溫元帥。面赤的是個閔元帥。這四位元帥。齊上的朝看天師。打了一個恭。齊上的問聲道。適承道令宣調吾神。不知那廂聽用。天師看見了四位天神。可喜又可惱。可喜又可惱。怎麼可喜又可惱。若是天神早降壇場。免得賭輸了。與和尚。這却不是個可喜又可惱。怎麼叫做個可喜又可惱。又是得了這四位天神。赴壇纔免了那鋒鏑之苦。這却不是個可喜又可惱。又是和尚賭勝。諸神何不早起壇場。四位天神齊聲答應道。並不曾曉得天師賭勝。天師道。我有飛符燒來。諸神豈可不曾看見。天神齊聲道。不曾看見。天

師道。我燒了四十八道。豈可一道也不曾看見。天神齊聲道。正是。適纔看見兩道。天師道。除這兩道之外。先燒了四十八道。天神齊聲道。若說四十八道。諸神實不曾看見。天師道。想是天曹那一個。匿按我的飛符不行。天神齊聲道。天曹誰敢匿按飛符。天師道。諸神都在那裏。公幹不曾看見飛符。天神齊聲道。今年南天門外大水。就是倒了九江八河。就是翻了五湖四海。浪頭約有三十六丈多高。湮了靈霄寶殿。險些兒撞倒了兜率宮。故此小神們都在南天門外。岸水適纔落了早潮。就有兩道飛符來到。小神們見之。特來聽調。天師辭謝了四位天將。下壇繳旨。當有圓牌校尉。覩着陳侍郎。笑了一笑。陳侍郎覩着校尉。點一點頭。怎麼圓牌校尉笑了一笑。陳侍郎點一點頭。原來南天門外的大水。就是金碧峰鉢盂裏的水。金碧峰鉢盂裏的水。就是圓牌校尉指的玉河裏無根

的水。別的耳聞是虛。陳侍郎眼見是實。故此核尉笑一笑。侍郎點一點頭。却說文武百官。看見四位天將。對着天師講話。一個上。一句。上都傳與萬歲爺。得知萬歲爺。聽知天將說話。又聽知上方有。這個水。厄。沒了靈霄殿。險些兒撞倒了兜率天。萬歲爺道。天宮尚。且如此有水。不知今年天下百姓如何。滿腔都是惻隱之心。只。見天師下壇。俯伏金階。繳首萬歲爺。道。上界有六天將來。遲。恕。卿。死罪。只一件來。死罪。可恕。活罪。又不可恕。天師道。既蒙聖恩。恕。臣。朕鎮國。這却。不是個活罪。難恕。天師道。伏乞陛下。寬恩。要取玉璽。若無甚麼難處。聖旨道。怎麼取。玉璽。不難。好個天師。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心裏想道。今日受了這個和尚許多由中。就在取。玉璽。上。還他。一個席兒罷。回復道。容臣明日上本。保舉一人。前往西洋。取其玉。

全然不難。聖旨道。朕要玉璽甚急。明日止本。又此。見了。事。修書。不。如面觀。就是今日。夜直。口奏罷。天師道。依臣口奏。臣保舉。適。總統。賭。勝的和尚。本事高強。過洋取寶。手到寶來。聖旨道。適間的和尚也。不知其姓名。怎麼叫他取。玉璽。天師道。陛下。究問。保官。便知他的端。的。聖旨。一道。宣陶學士。劉誠意。二卿。上殿。二臣。即時。俯伏。金階。奏。道。陛下。何事。宣臣。聖旨道。二卿。保舉。僧家。那僧家。甚麼。名。姓。陶學。士。道。小臣。保狀。上。已經。有了。那僧人。俗家。姓。金。道。號。碧。峰。叫。做。個。金碧峰和尚。天師道。就是這個金碧峰。下洋取寶。手到寶來。劉誠。意。道。天師。差矣。朝廷。要。玉璽。你無故。奏。上。朝廷。滅了和尚。今日。你賭。輸了。與和尚。又保舉。和尚。下西洋。你這。還是。侮慢。朝廷。你這。還是。顛倒。和尚。這兩句。話兒。不至。緊。把個。張天師。連。燒。四十八。道。飛符。的。汗。又嚇。出來了。只見。金階。之下。一。字兒。俯伏。着。四位。老臣。上。問。

道四位老臣是誰。原來第一位成國公朱公，第二位英國公張公，第三位是衛國公鄧公，第四位是定國公徐公。四位老臣說道：天師既滅和尚，又保和尚，一功一罪，伏乞天恩寬宥，則個聖旨道：怎麼見得該寬宥他？四位老臣道：因是天師滅却凡僧，緣得聖僧，若不是滅却凡僧，怎麼得這個聖僧？功過相準，伏乞寬恩。聖旨道：依四卿所奏，赦天師無罪，只是那僧人不知何處去了。到那裏去尋他來？天師道：小臣有個馬前神美容臣笑來。聖旨道：着實笑來。天師笑了一笑，說道：臣笑他在西北方，五臺山文殊師利寺裏講經說法。聖旨道：你會笑他居住，怎麼不會笑他本事？又和他賭勝。天師道：臣已經笑他四卦。第一卦笑他是個廩膳生員，第二卦笑他是個王府殿下，第三卦笑他是個乞丐之人，第四卦笑他是個九十八九歲的老兒，到有個八十七八歲的沒路吸的媽上隨身所

帶陰陽反復老大的不識得他劉誠意道：天師滿肚子都是笑計人的心腸，怎怪得陰陽不准。聖旨道：着張真人明日五鼓進朝，領旨前往五臺山欽取金碧峰長老無垢百篇散班，欽此文武百官出朝。天師也在出朝那保天師的四位老臣說道：適來的和尚就是屬起火樹的。天師道：怎見得那老臣道：你不曾看見他响的一聲就上天了，那兩個保僧人的大臣說道：那長老是個騎疏曠馬的。天師道：怎見得那大臣道：你不看見他屁廬裏一縷烟只見一個吏部侍郎姓陳聽見這些國公學士都在取笑，說道：今日的和尚到是個熟讀嫖經的。衆官道：怎見得陳侍郎道：你不看見他得趣便抽身，只見一個圓牌校尉在陳侍郎馬足之下走，他也說道：這個和尚不但是熟嫖經，大學中庸也熟。侍郎道：怎見得校尉道：老爺不曾看見他的鉢盂裏的，是個今夫水一勺却又大家取

笑了一會各人歸衙不覺轉身便是半夜便是五更金雞三唱曙  
色矍矍官裏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天師進朝領旨却不知天師領  
了旨意取的碧峰長老有功無功却不知碧峰長老知道天師領  
了旨意取他來也不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張天師倒埋碧峰 金碧峯先朝萬歲

詩曰

天仗宵嚴建羽旄 春雲送色曉雞號 金爐香動螭頭暗  
玉珮聲來雉尾高 戎服上趨承北極 儒冠列侍映東曹  
太平時節難身遇 卽署何須笑二毛

這詩道得是早朝的却說僧道賭勝過了明日五更三點萬歲

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天師早已在午門見駕朝廷爺和文武百  
歲了國事宣上天師付了他一道欵旨又付了他一面金牌萬歲  
爺道南京前往五臺有多少程途天師道有四千六百里萬歲爺  
道你怎麼曉得這個程途天師道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道途遠  
近無不周知萬歲爺道你今日去幾時回朝天師道臣今日去明  
日回朝萬歲爺道四千多里路程怎麼得這等的快天師道大凡  
欲差官早路驢一頭要登山度嶺水路船一隻要風順帆開小臣  
既不是旱路又不是水路萬歲爺道莫非卿家有個縮地的法麼  
天師道也不是縮地法臣騎的是條草龍騰雲駕霧故此限不得  
路程萬歲爺道既如此快去快來天師辭了聖上出了午門諷動  
真言宣起神呪跨上了草龍雲慘上霧騰上起至半天之中竟往  
五臺山文殊寺而去却說碧峰長老坐在法臺上講經早已就知



疑上添疑城帶夕陽聞鼓角

張天師倒埋碧峰



計中授計寺臨秋水見菩提

其情了。即時按住經典離了法臺。心裏想道。這個天師儘有二八分錢。鑽我也。我和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怎麼又在朝廷面前保我去下西洋。只有一件。我若是去。不像個和尚家的勾當。我若是不去。佛門又不得作興。沉吟了一會。設了一計。叫聲家主僧上。來分付本山大小和尚。都要得知。今日朝廷有一道旨意。有一面金牌。欽差的就是張天師。特來此申取我。送朝去下西洋。取其國重。天師心懷不良之意。我設一個妙法。擒住天師。你們大小和尚。依計而行。不可違拗。慢事不便。衆和尚齊聲念上一聲阿彌陀佛。說道。弟子們誰敢執拗。長老對了家主僧附耳低聲說道。如此如此。長老起身便走。徒弟非幻。徒弟雲谷。兩個說道。師父也教我們一教。却好回復天師的話語。長老道。你兩個跟我來也。一個師父。一個徒弟。一個徒弟。慢搖慢擺。一直擺到那海潮觀音殿裏去了。

師父坐在上面入定。徒弟坐在東一首入定。徒弟坐在西一首入定。正是

蕭寺樓臺對夕陰 淡烟疎磬散空林 風生寒渚白蘋動  
霜落秋山黃葉深 雲盡獨看晴塞雁 月明遙聽遠村砧  
高人入定渾閒事 一任縱橫車馬臨

却說張天師收了雲霧。卸却草龍。落將下來。撇過五臺山。竟投文殊師利的古寺而來。繞進得寺門。天師高聲叫道。青也到。和尚們快排香案迎接開讀。只見走出一千僧人來。大小老少。步長上矮上。一個人一個白瓢帽。一個人一身麻衣。一個人腰裏一條草練。一個人脚下一雙草結的履鞋。大家打鞞兒。擡着佛爺。上面前的一張供桌。就是佛爺。上座前的花瓶。就是座前佛爺。上的香爐。迎接聖旨。天師大怒罵說道。你這和尚家這等意大。你們

終不然不服朝廷管罷。衆和尚說道。怎麼說個不服管的話。天師道。既是服管。你寺裏還有一個為首的僧人。叫做個金碧峰。怎麼不來迎接。你們這些衆和尚。怎麼敢這等披麻帶孝出來。衆僧說。這做去老爺息怒。實不相瞞。金碧峰是我們的師祖師父。我們是他的徒子徒孫。天師道。他怎麼不來迎接。聖旨。衆僧說道。他前日來到南京。和九。差老爺賭勝。受了老爺許多的氣。回來本寺。轉想轉惱。不期昨日三更時分。歸了西天。天師道。你看他這等的胡說。他是個萬年不能毀壞之人。怎麼會死。衆僧說道。欽差老爺不信。現今停柩在方丈裏面。天師心上却有幾分不信。拽起步來。望方丈裏面竟走。上進方丈門來。果真的一口棺材。棺材蓋上釘了四個子孫釘。棺材頭上搭了一付孝幔。棺材面前燒了一爐香。點了一兩枝蠟燭。供獻了一碗齋飯。天師見之大笑。不。一聲說道。金碧峰

不知坐在那裏。把這個假棺材反來。埋我哩。衆僧道。棺材怎麼敢有假的。天師道。既不是假的。待我打開來看。說聲打開來看。嚇得那些僧人。面上相覷。天師心不越加犯疑。叫聲看刀。斧過來。連叫了兩三聲。衆僧人沒奈何。只得拿刀的奉承。刀拿斧子的奉承。斧子。天師叫聲開棺。沒有那個和尚敢開。天師叫着這一個開。這一個說道。我是個徒弟。敢開師父的棺材。叫着那一個開。那一個說道。我是個徒孫。敢開師公的棺材。天師看見你也不開。我也不開。心裏全是疑惑。自家伸出手來。舉起個斧子。好個天師。兩三斧子。把個棺材劈開來了。開了看時。佛家有些妙用。端的是個金碧峰。條上直上。睡在裏面。天師道。敢是活的。睡在裏面。誰我們伸隻手到裏面去摸一摸。只見個金碧峰。兩隻眼閉的緊。如鉄澤身上。冷的冷如雪。果真是個死的。天師心上又生一計。說道。怕他敢

是個閉氣法。我若是被他籠絡了。不但辜負了數千里而來。且又便饒了他。要着寡嘴。我不如削性。加上他一個楔。免得個他日噬臍。悔之無及。只見眾和尚說道。欽差老爺。你眼見的是實了。俺們師父果真是個死屍麼。天師面上舖堆着那一片假慈悲。來說道。我初見之時。只說是個假死。那曉得真個是他死了。他這今停柩在家。不當穩便。我和你埋了他去罷。眾和尚說道。怎麼要欽差老爺埋我們的師父哩。天師道。你們眾人有新不知。你師父在南京與我賭勝之時。蒙他饒了我的性命。我却無以報他活命之恩。是我就在法壇之下。大拜了他。四拜拜你老爺為師。今日你的老爺歸天。我該有一百日。總麻之服。我有服的師弟。肯教他暴露尸骸。死而不葬。故此你們也趁我在這裏。大家安埋了他。豈不為美。天師是個欽差。他說的話。那個敢執拗他的。只得是奉承他。二八分。

眾和尚說道。但憑欽差老爺。內中有個不開口的。各人有各人的忖度。天師道。你這個禪寺。可有一所祖隴麼。眾和尚道。有一所祖隴。天師道。在那裏。眾和尚道。就近在山門左側。百步之內。天師道。傍祖安葬。這也是個人情之常。眾和尚道。但憑欽差老爺。就是天師道。我與你三五個知事的。先到祖墳上。定個向點個穴。誅個茅。破個土。築個坑。砌個壙。你眾人在寺裏照依每常舊例。出殯而來。天師領了幾個和尚。先到祖墳上去了。其餘的這些和尚。在寺裏敢違背了天師的號令。只得擡出柩來。哭了幾聲。師父動了。跪下响器。列了幾對幢幡。張了一雙靈蓋。上來。却說天師到了那祖墳上。親自點了一個穴。直點在祖墳後高岡之上。眾和尚道。恐怕忒上了些。天師道。豈有損。天師道。碧峰老爺。他不比甚麼凡僧。埋得高。纔照得西天近。及至築坑砌壙。天師站着面前。分付工人。方圍廣。

開上用三尺直深却用一文衆和尚道。欽差老爺。這個坑却築得有與不。應。天師道。你們有所不知。碧峰老爺是個聖僧。來埋之法。自與凡僧不同。及至紮棺入土。天師又揭開棺材。來看。了長老。的屍首。他便親手。紮着。把個棺材。頭先下。棺材脚向上。倒豎着。在那坑裏。衆和尚道。欽差老爺。這却不是個倒埋了。天師道。你們都是些俗人之見。有所不知。把他的兩脚朝天。都不是踏着雲。踏着霧。輪動就是天堂。若是兩脚朝地。起步就墜了地獄。我這個都是。葬埋聖僧之法。載在典籍。你們莫嫌知事少。只欠讀書多。衆和尚也。只有家主僧。心裏好笑。其餘的心裏吃惱。好笑的心上解悟。說道。天師空費了這一段心機。吃惱的不曾解悟。說道。天師不該這等樣兒。待我師父。怎麼家主僧。心上解悟。原來碧峰長老。預先曉得天師到來。預先曉得天師來時。有個不良之意。故此叫過家主

僧來。附耳低聲。教他見了天師。只說是師父死了。又曉得天師不肯准信。教他到山門之外。隣居家裏。借了一口壽材。停柩在于方丈之內。又曉得天師。一定要開棺驗尸。又教他把師父的九環錫杖。安在裏面。又曉得天師。要倒埋他。教他不要違拗。憑他怎麼樣兒。處分。這都是將計就計。佛爺運用之妙。碧峰長老。領了一個徒弟。又一個徒弟。坐在海潮殿上。高張慧眼。瞧着那個天師。那麼鬼弄。鬼弄。猛然間。大發一笑。說道。喜得我。還是一個假死。若是真死。却不被他倒埋了我。非幻道。倒埋了。却待何如。長老道。自古說得好。大丈夫頂天立地。終不然頂地立天。雲谷道。我和你怎麼樣兒。處分他。長老道。有個甚樣兒。處他。我和你先到南京。見了聖上。教他。個一籌不展。滿面羞慙。好個碧峰長老。金光一盞。帶着徒弟。徒弟。直冲南京。來見聖上。張天師。還不解其中的緣故。倒埋了碧峰

服了這口氣。心上老大的寬快。即時間出了文殊寺。離了五臺山。諷起真言。宣動神呪。跨上草龍。雲慘。霧騰。起在半天之中。竟轉南京而來。却說五更三點。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正是  
月轉西山回曙色 星懸南極動雲璈 千年瑞鶴臨丹地  
五色飛龍遶赭袍 閭闔殿開香氣香 崑崙臺接珮聲高  
百官敬撰中興頌 濟上瑤宮上壽桃  
却說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長老到了南京。收了金光。把個徒子徒孫。安頓在會同館裏。自家竟到午門外。來曉宣。只見萬歲爺和那文武百官。誦讚了。先宗國事。裁定了許多朝政。黃門官奏道。前日在雲路丹墀裏面。和張天師賭勝的和尚。戴着瓢帽。穿的染衣。一手鉢盂。一手禪杖。站在午門之外。口上稱道。曉宣。聖旨道。宣字輕了些。不可說宣他。只可說請他。當駕官傳旨道。請長

老進朝。那長老照舊時。大搖大擺。將進朝。見了聖駕。也不行禮。只是打個問訊。把個手兒略節舉了一舉。朝廷待他比初見時。老大不同。看實是十分敬重他了。請到金盞殿上。賜他一個繡墩。坐下。稱他為國師。說道。朕有金牌淡墨。差着天師。前到國師的衣刹。禮林。可曾看見麼。長老道。說起天師來。一言難盡。萬歲爺道。怎麼叫做一言難盡。長老道。天師雖則是受了欵差。費了旨意。捧了金牌。來到貧僧荒寺。這都是萬歲爺的鈞命。他也是出乎無奈。若還他的本心。到底是個敬德。不服老。貧僧深知其心。是貧僧必使了此小手段。教小徒以生作死。回了他。他開了貧僧的棺。驗了貧僧的屍。他就趁着這個機會。把貧僧倒埋了。纔下山來。萬歲爺道。這個怎麼使得。埋人不如埋己。道猶未了。黃門官奏道。張天師在午門外。曉宣。長老道。萬歲爺着臣另坐在那裏。且看天師進朝。

衲子趨 嗒寒著 霽烟歸 嶽小閣

金碧峰先朝萬歲一



袞衣披 拂暖浮 佳氣動 皇城



出蒙西洋記

卷之三

的繳旨。怎的因話。聖旨道。叫當值的引這個國師。到文華殿上打坐。另有旨來相請。長老去了。方纔傳下旨意。宣進天師。只見天師頭戴的三梁冠。身穿的斬衰服。腰繫的草麻絛。脚穿的臨江板。做個哭七啼七之狀。走進朝來。萬歲爺明知其情。故意問他說道。天師你這重服。還是何人的。若論憲綱。除是父母的嫡喪。見朕乞求諭葬。乞求諭祭。方纔穿得重服進朝。若是外孝。再沒有個戴進朝來之理。天師道。小臣的孝服。是家師的。萬歲爺道。怎麼師父也有這等的重孝。天師道。天地君親師。人生有三事。之如一。故此小臣為着家師。戴此重孝。萬歲爺道。是那一位令師。朕聞得卿是家傳的本事。並不曾從遊着甚麼令師。天師道。就是前日賭勝的金碧峰家師。萬歲爺道。你兩家誓不兩立。豈有個從他為師之理。天師道。自從前日賭勝。蒙他饒了臣的太陽首級。是臣望空大拜了四

拜。拜他為師。萬歲爺道。金碧峰是你的師。你戴的是金碧峰的孝。終不然金碧峰有甚麼不測之變。天師道。金碧峰歸到五臺山。文殊寺。半夜三更。西歸去了。萬歲爺道。你去時可曾見他面麼。天師道。去遲了。此不曾得相見。萬歲爺道。你怎麼樣盡個禮見。天師道。小臣說那一切拜哭之禮。俱屬虛文。自古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今日碧峰家師已死。臣無以為情。只得替他傍祖安葬。是小臣和他親自定的向點的穴。誅的茅。破的土。築的坑。砌的墻。安葬了他。然後回轉南京。今日見駕。萬歲爺道。金碧峰和你驟面相識。今日無常。你到殯葬了他。你如今受了朝廷的高官顯爵。享了朝廷的大俸大祿。朕有一日有所不免。你却怎麼樣兒相待朕來。天師那曉得萬歲爺的意思。只要奉承得萬歲爺的喜歡。高聲答應道。萬七年龍歸滄海。卽如待師父一同。萬歲爺道。似這



等說起來連朕也要倒埋了。天師聽知得倒埋兩個字。把那連燒四十八道飛符的汗。又嚇出來了。萬歲爺道。天師你也不要喫驚。只有一件沒有了。這個和尚。怎麼得這個傳國璽歸朝。天師道。沒有了這個人。委是難得其重。萬歲爺道。別的和尚可去得麼。天師道。除了金碧峰之外。再沒有這等一個僧人。萬歲爺道。你昨日到五臺去了。又新到了一個和尚。也道你不合滅僧。也要與你賭勝。天師心裏想道。這莫非是我命裏犯了和尚。是刻度。不是刻度。怎麼去了一個。又來一個。朝着聖上問道。這新來的和尚。現在那裏。聖上道。現在文華殿打坐。天師道。宣來與臣相見。何如。聖上道。你再不可又與他賭。甚麼勝。天師道。謹遵明旨。再不敢有違。金蓋殿上。傳下一道旨意。選到文華殿。宣出一個和尚來。那和尚遠上的。走將來。這天師遠上的。就認得了。却認得是個甚麼人。原來是天

師的家師。已經倒埋了的。天師認得是個金碧峰。羞慙滿面。冷汗沾衣。心裏想道。這和尚。分明是我倒埋了他的。如何又會起來。長老看見天師。問道。天師。你這渾身重孝。為着那個來。天師無言可答。急上的。除了涼冠。脫了斬服。解了孝。繫忙上的。替上道冠。披了法服。圍了軟帶。合着堂望長老。盡禮也。學僧家打個問訊。長老道。你既是我的徒弟。你怎麼不拜我。天師道。弟子低頭便是。拜長老。道。徒弟倒埋師父。得其何罪。天師滿口只說是不敢。上上長老道。倒埋還是報德。還是報仇哩。天師道。今後弟子再不敢胡為。望乞赦罪。聖上道。國師請坐下。照有一事。請問長老。坐下了。回復道。願聞。聖上道。國師俗姓金。禪號碧峰。可是哩。長老道。是姓金。是蒲碧峰。聖上道。朕長見出家人。鬚髮落地。國師何為落髮留鬚。碧峰長老道。貧僧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萬歲爺聽見他這兩句

話心下老大的重他。却就把個下西洋的事。央浼他了。說道：朕請國師進朝。有一事相浼長老。道：「悉憑聖旨。萬歲命道。朕有傳國王。聖階在西洋。曾有陰陽官奏朕說道：帝星出現西洋。這如今要到西洋。取其國壘。須煩國師下海去走一遭。」國師肯麼？長老道：「須是天師纔去得。天師道還是國師纔去得。哩。若論小臣傳授祖宗的。不過是些印劍符水。止可驅神役鬼。斬妖縛邪而已。若是前從西洋。須索是斬將塞旗。登先陷陣。旗開取勝。馬到成功。纔不羞辱了朝命。小臣怎麼去得？」長老道：「貧僧是個軟弱法門。就只會看經念佛。況且領兵動衆。提刀殺人。却不是個和尚幹的勾當。聖旨道：怎麼要國師領兵統衆提刀殺人。只求國師前去大作一個主張。便是矣。」長老道：「既是只要貧僧做個證明功德。貧僧怎敢有違。只是天師也躲不得個懶。聖上道：天師也要他去。天師道：小臣去了。龍。」

虎山中沒有了人。長老道：「天師之言。差矣。豈不聞為國忘家。不憚勞。只這一句話。見不至緊。把個天師就撐得他啞口無言。只得應聲道：去去。聖旨道：此去西洋。有多少路程？」長老道：「十萬八千有衆。聖旨道：此去西洋。從旱路便。從水路便。長老道：「南朝走到西洋國。並沒有旱路。只有水路。可通。從水路便。聖旨道：此去路程。國師可曉得麼？」長老道：「略節曉得。此聖旨道：國師曉得路程。還是自家走過來。還是書上看見來？」長老道：「貧僧是個遊脚僧。四大部洲。略節也都走過來。聖上聽見他說：四大部洲都已走遍。心上老大驚異。他說道：走遍四大部洲。有何憑據？」長老道：「有一首律詩為証。聖旨道：律詩怎麼講？」長老道：

踏遍紅塵不計程。看山尋水了平生。已經飛錫來南國。又見乘杯渡北溟。花徑不知春坐穩。松林未許夜談清。

檐頭行李無多物 一束詩囊一藏經

聖旨道國師既是記得這些路程可略節說來與朕聽着長老道天師也是曉得的相煩天師說罷天師道我已曾說過來聖旨道雖說過來朕久已忘懷了長老道口說無憑貧僧有個小經摺兒奉上朝廷龍眼觀看聖旨道接上來長老雙手舉起來奉上朝廷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一個經摺兒盡是大青大綠粧成的故事青的是山山就有行小字兒註着某山綠的是水水就有行小字兒註着某水水小的就是江江有行小字兒註着是某江水大的是海海有行小字兒註着某海

一個圈兒是一國圈兒裏面有行小字兒註着某國一個圈兒過子再一個圈兒是一個圈兒裏面一行小字兒註着某圖某圖畫兒

寫得細字兒寫得精龍顏見之滿心歡喜說道國師多承指教了。

萬里江山在吾目中矣。叫聲近侍的你接着這本兒把路程還念一遍與我聽着長老道還是貧僧來念聖上道從上船處就說起長老道上船處就是下新河洋子江口轉過來就是金山聖上道這金山的水就是天下第一泉了長老道便是過了金山就出孟河過了孟河前而就是紅江口過了紅江口前而就是白龍江過了白龍江前面却都是海舟船望南行右手下是萬歲的錦繡乾坤浙江福建一帶左手下是日本扶桑前面就是大琉球小琉球過了日本琉球舟船望西走右手下是兩廣雲貴地方左手下是交趾過了交趾前面就是個軟水洋過了軟水洋前面就是個吸鐵嶺萬歲道怎麼叫做個吸鐵嶺長老道這個嶺生于南海之中約有五百里遠周圍都是些頑石坯那頑石坯見了鐵器就吸將去了故此名為吸鐵嶺聖旨道水底下可有這個吸鐵石麼長老

道這五百里遠近無分崖土水下都是這個吸鉄石子兒。聖上道。明日我和你下西洋。舟船都怎麼過去。長老道。也曾自有個過。聖上道。多謝國師。但不知那個軟水洋。還是怎麼樣兒的。長老道。這軟水洋約有八百里之遠。大凡天下的水都是硬的。水上可以行舟。可以載筏。無論九江八河。五湖四海。皆則一艘。惟有這個水。其性軟弱。就是一匹毛。一根草。都要着底而沉。聖上道。似此軟水。明日要下西洋。却怎麼得過去。却不知這個軟水。還是過得去。還是過不得去。却不知碧峰長老有擔當。過這個軟水。沒有擔當。還不得這個軟水。且看下回分解。

〇〇

第十五回

碧峰圖西洋各國 朝廷選掛印將軍

詩曰

雨足江潮水色新 碧琉璃滑淨無塵 潮田萬頃舖平殼

風過千層簇細鱗 野鷺沙鷗爭出沒 白蘋紅蓼倩精神

個中浩蕩無窮趣 都屬中流擊釣人

這詩是于忠肅公秋水的詩。見得天下的水都不似那個軟水。却說聖上聽得這個軟水。心上也有半分見不處。問說道。似此軟水。明日要下西洋。却怎麼得過去。長老道。也曾有個過的天師。忽然搶着說道。佛門軟弱。弱水也是軟弱。兩個都是一家。故此有個道理。長老道。不因軟弱。不得倒埋。天師不覺的赤面通紅了。說道。這又是舊文章來了。聖旨道。過了軟水洋。前面何如。長老道。軟水洋以南。還是南膳部洲。軟水洋以西去。却是西牛賀洲了。聖上道。西牛賀洲是個甚麼地方。長老道。就却叫做西洋國。聖上道。既

西下諸洋列國圖而指掌

瓊石峰圖西洋國



東興猛將撼山岳以揚威



出東西洋記

卷之三

五

時做西淨就在這裡止了。長老道：西洋是個總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國是一國，乞龍顏觀看這個經摺兒，就見明白。聖上起頭一看，統着見這一十八國，說道：原來却有這許多國土也。長老道：可知哩。第一國金蓮寶象國，第二國爪哇國，第三國女兒國，第四蘇門答刺國，第五國撒髮國，第六國海山國，第七大葛蘭國，第八國柯校國，第九小葛蘭國，第十國古俚國，第十一國金眼國，第十二吸葛刺國，第十三國木骨國，第十四國忽魯國，第十五國銀眼國，第十六國阿丹國，第十七國天方國，第十八國鄂葛鬼國。經摺兒已自開得清，長老口裏又說得明，說得個萬歲萬歲，心神飛度，西洋國慢不得伸手，搵將玉璽來，說道：國師西洋的路程，朕已知道了。這個經摺兒朕收下，却不知下西洋還用多少官員，還用多少兵卒。你說來與朕聽着。長老道：下西洋用多少官員，用多少兵卒，僧也

有一個小經摺兒，奉上新廷龍顏觀看。聖旨道：好好好，原來國師也有個經摺兒，快接上來。長老雙手舉起來，奉與聖上。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前展開龍眼觀看，只見這個經摺兒，却沒有那大青的顏色，也沒有那大綠的粧點，只是素上淨上幾行字。近侍的念着，說道：第一行計開二字，第二行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帥之印，第三行副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副元帥之印，第四行左先鋒一員，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第五行右先鋒一員，掛征西右先鋒副將軍之印，第六行五營大都督，中都左都右都，坐都，行都，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第七行四哨副都督，參將遊擊都事，把總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第八行指揮官一百員，第九行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第十行百戶官五百員，第十一行管糧草戶部

官一員。第十二行觀星斗陰陽官十員。第十三行通譯番書教諭官十員。第十四行通事的舍人十名。第十五行打幹的餘丁十名。第十六行管醫藥的醫官醫士一百三十二名。第十七行三百六十行匠人每行二十名。第十八行雄兵勇士三萬名有零。第十九行神樂觀道士二百五十名。第二十行朝天宮道士二百五十名。念學聖上道。原來國師是個法演三千界。胸藏百萬兵。萬歲爺心上老大的驚異。他說道。還有天師當任何職。當填註在那行。長老道。天師照舊官。御管理軍師事務。不必另加官職。故此不曾填註名姓。萬歲爺道。國師當任何職。當填註在那行。長老道。貧僧只好做個証明功德。故此不曾填註名姓。萬歲爺道。既是國師與天師不肯填註名字。料應是不敢把個官職相煩。這的朕不相疆。只是明日出師之時。斬妖縛邪。在天師身。二扶危濟難。在國師身上。彼

此都要用心竭力。馬到功成。旗幟得勝。不負今日倚托之重。總稱朕心。長老道。貧僧和天師各當效力。不費聖心。萬歲爺道。下西洋的路程有了一個經摺兒。朕已知道了。下西洋的官員兵卒。又有一個經摺兒。朕又知道了。只是國師說道。南朝去到西洋。並無旱路。只有水路可通。既是水路。雖則是個船隻。還用多少。還是怎麼樣的制度。國師你心上可曾料理一番。麼。碧峰長老道。過洋用的多少船隻。怎麼樣兒。制度。貧僧也有一個經摺兒。奉上朝廷。龍眼觀看。聖旨道妙。妙妙。原來也有一個經摺兒。快接上來。長老雙手舉起來。奉與聖上。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這個經摺兒。又是大青大綠的。故事青的。畫得是山綠的。畫得是海。海裏畫得是船。船又分得有個班數。每班又分得有個號數。不知總是多少班數。每班有多少號數。今奉萬歲爺一天

好事喜中喜，滿紙雲烟佳更佳。不叫近侍的來觀，只是龍眼親自  
觀看。只見頭一班畫的船約有三十六號，每隻船上有九道桅。那  
小字兒就填着說道：寶船三十六號，長四十四丈，四尺濶，一十八  
丈。第二班畫的船約有一百八十號，每隻船上有五道桅。那小字  
就填着說道：戰船一百八十號，長一十八丈，濶六丈八尺。第三班  
畫的船隻約有三百號，每隻船上有六道桅。那小字兒就填着說  
道：坐船三百號，長二十四丈，濶九丈四尺。第四班畫的船約有七  
百號，每隻船上有八道桅。那小字兒就填着說道：馬船七百號，長  
三十七丈，濶一十五丈。第五班畫的船約有二百四十號，每隻船  
上有七道桅。那小字兒就填着說道：糧船二百四十號，長二十八  
丈，濶一十二丈。船五班共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號。每一號船中間  
有明三暗五的廳堂，有明五暗七的殿宇。每一號船上面有三層

天盤每一層天盤裏面擺着二十四名官軍。日上看風看雲，夜來  
觀星觀斗。這個經摺兒萬歲爺看了，心上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怎  
見得一則以喜，因有了這個船隻，却就到得西洋。到得西洋，却就  
取得國璽。這不是個一則以喜，却這個船數又多，制作又細，費用  
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來，纔方敷用。這不是個一  
則以懼。萬歲爺終是取壘的心勝，不怕他甚麼事幹得不成。此時  
已自是落日啣山，昏鴉逐隊。聖旨一道，百官散班。着僧錄司迎送  
國師到于長干，上刹各住持輪流供應。着道錄司迎送天師到于  
朝天宮，各道官輪流供應。萬歲爺退回乾靜宮，心裏有老大的費  
想，怎麼費想却說這個下西洋的事務重大，用度浩繁。一行一止  
都在萬歲爺的心上經緯。到了九龍繡榻之上，睡不成寐，只見更  
又來，夜又長，果真是



秋夜長 殊未央 月明白露澄清光 層城綺閣遙相望  
川無梁 北風受節南鴈翔 崇蘭委質時菊芳 鳴環曳履  
出長廊 為君秋夜擣衣裳 織羅對鳳凰 丹綺雙鸞鴛  
調砧亂杵思自傷 征夫萬里成他鄉 鶴關音信斷 龍門  
道路長 君在天一方 寒衣徒自香  
萬歲命睡不成寐 叫起近侍的未開 玲瓏八窓捲起珠簾絳箔  
只見萬里長空一輪明月果真是

三五月華流頰光 可憐懷歸道路長 逾江越漢津無梁  
遙步思來夜茫茫 昭君失寵離上官 蛾眉婢娟臥氈穹  
胡人琵琶彈北風 漢家音信絕南鴻 昭君此時怨画工  
可憐明月光 腫臃 節既秋兮天向寒 沅有漪兮湘有瀾  
沅湘糾合淼漫上 洛陽才子憶長安 可憐明月復團圓

逐臣恋主心彌恪 棄妾忘君情不薄 已悲芳歲徒淪落  
復恐紅顏坐銷隸 可憐明月方照灼 向影傾身比葵藿

一輪明月不至緊還有一天星斗燦爛果真是

萬物之精為列星 庶民象兮元氣英 認約約兮其挽搶  
瞻瑤光兮其玉繩 歌既稱兮列重輝 傳書聞兮還夜明  
牽牛服箱兮不以 今夕在戶兮識取 辰參主兮為晉商  
箕畢分兮見風雨 為張莖兮而見新 感仲尼兮以常聚  
中方定兮作楚官 三五筭兮彼在東 子貢識宋公之德  
史墨知吳國之凶 軒轅大電兮繞樞 白帝盛渚兮流虹  
東井漢祖兮興起 梁沛曹公兮告止 鸞嚴光兮帝共卧  
奕戴逵兮自求死 息夫指之兮獲罪 巫馬戴之兮出治  
燦連貝兮倚莎羅 授人時兮命兮和 二使兮隨之入蜀

五老兮觀之遊河 歲則降靈於方伯 昂則淪精於肖何  
清為柳兮濁為畢 亂如雨兮隕如石 天錢贍兮於北落  
老人指兮於南極 任彼慧光兮竟天 然而聖朝兮妖不勝

德

萬歲爺對月有懷因星有感龍腹中。猛然間想起一樁事來了。急傳旨意宣上印綬監掌印的太監來。這叫做是個殿上一呼階下百諾。旨意已到誰敢有違。只見印綬監掌印的太監即時來到。跪着珠簾之外。聽旨。萬歲爺道你是印綬監掌印的太監麼。太監道奴婢是印綬監掌印的太監。萬歲爺道你監裏可有餘剩的金銀印信麼。太監道本監並沒有個餘剩的金銀印信。萬歲爺道我原日過南京之時。四十八兩重的坐龍金印。有若干顆數。五十四兩重的貼虎銀印。有若干顆數。三十六兩重的螭虎印。走較印。盤蛇印。

虬髯印。龜紐印。鰲魚印。蝦鬚印。也不計其數。你朕掌印綬怎麼說得一個沒有。印。太監道本監戰掌印綬俱是奉命上聖旨禮部開會篆文。旋時鑄成一個印。旋時鑄上幾個字。這却都是新的。並沒有個舊時印信。萬歲爺道我這舊時的印信。從那裏去了。太監道既是舊時的印信。俱屬寶貝。敢在寶藏庫裏麼。聖旨道急宣寶藏庫的庫官來。原來寶藏庫設立。在內殿掌管。的不是個庫官。也是一個太監。一聲有旨。只見寶藏庫的太監飛星而來。磕頭如搗蒜。連聲稟道。命喚奴婢。有何旨意。萬歲爺道你寶藏庫裏可有舊時的金銀銅鉄的印信麼。太監道有。有。萬歲爺道你快把那四十八兩重的坐龍金印。取過兩顆來。你再把五十四兩重的貼虎銀印。取過兩顆來。你再把三十六兩重的螭虎印。取過五顆來。你再把三十四兩重的虬髯印。取過四顆來。那寶藏庫的太監即時取過

詩多的印來萬歲爺分付印綬監太監捧着此時正是金雞三唱  
曙色驟騰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只見淨鞭三下响文武兩  
班齊聖上道今日文武百官都會集在這裏朕有旨意百官細聽  
敷宣百官齊聲道萬歲萬歲萬上歲有何旨意臣等欽承聖上道  
朕今日當有四海之內貴為天子上承千百代帝王之統緒不開  
千百代帝王之將來所有歷代帝王傳國璽照在西洋朕甚憫焉  
合行命將出師掃蕩西洋取其國璽先用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  
帥之印朕如今取出一顆坐龍金印在這裏那一員官肯去征西  
即時出班掛印連開了三四聲文班鴉情不鳴武班風傳草止聖  
上又問了一回只見班部中閃出四員官來朝衣朝冠手執象簡  
一字兒跪在丹陛之前聖上心裏想道這四員官莫非是個掛印  
的來了心裏又想道這四員官人物鄙萎未可便就征西當駕的

問道見朝的甚麼官員那第一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靈臺  
郎徐<sup>某</sup>第二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正張<sup>某</sup>第三員說  
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副陳<sup>某</sup>第四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  
五官繫靈正高<sup>某</sup>聖上道你們既是欽天監的官員有何事進奏  
欽天監齊聲道臣等夜至三更仰觀乾象只見帥心入斗口光射  
尚書垣故此冒昧仰奏天庭聖上道帥星入斗口敢是五府裏面  
公侯駙馬伯麼欽天監齊聲道公侯駙馬伯應在右弼星上不是  
斗口聖上道莫非是六部裏面尚書侍郎麼欽天監說道尚書侍  
郎應左輔星上不是斗口聖上道既不是武將又不是文官却  
那裏去另尋一個將軍掛印欽天監道斗口係萬歲爺的左右近  
臣聖上道左右近臣不過是這些內官太監他們那個去征得西  
洋掛得帥印只見殿東首班部中履聲琤<sup>上</sup>環珮琤<sup>上</sup>閃出一位

天子臨軒雉扇綵分金闕曉  
朝廷選掛將軍印



將軍掛印龍旂盡引玉階春



青年侯伯來。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萬歲命龍眼觀之。只見是個誠  
意伯劉某。聖上問道。劉誠意有何奏章。劉誠意道。小臣保舉一位  
內臣。征得西。掛得印。聖上道。是那一個。劉誠意道。現在司禮監掌  
印的太監。姓鄭。名和。聖上道。怎見得他征得西。掛得印。劉誠意道。  
臣觀天文。察地理。知人間禍福。通過去未來。臣觀此人。若論他的  
身材。正是下停短。今上停長。必為宰相。侍君王。若是庶人生得此。  
金珠財寶。滿倉箱。若論他的面部。正是面如顴。願石崇。檀子乘之。  
當虎頭燕額。班超封萬里之侯。又且是河口海口。食祿千鍾。鉄面  
劍眉。兵權萬里。若論他的氣色。紅光橫目。三陽一生。中須知財旺。  
黃氣發後。高廣旬日。內必定遷官。聖上道。只怕司禮監太監老了。  
此劉誠意道。乾姜有棗。越老越好。正是龜息鶴形。純陽一夢。還仙  
境明珠入海。太公八十遇文王。聖上道。却怎麼又做太監。劉誠意

道。只犯了些面似橋皮。猴形有准。印堂太窄。妻子難留。故此在萬  
歲爺的駕下。做個太監。聖上道。既是司禮監。可就是三寶太監麼。  
左右近侍的說道。就是三寶太監。聖上道。既是三寶太監。下得西  
洋。掛得帥印。快傳旨意。宣他進朝。即時傳下一道旨意。即時三寶  
太監跪進朝來。磕了頭。謝了旨。聖上道。我今日出師。命將掃蕩西  
洋。取其國壘。要用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帥之印。劉誠意保你  
下得西洋。掛得帥印。你果是下得西洋麼。你果是掛得帥印麼。三  
寶太監道。奴婢仗着萬歲爺的洪福。情願立功海上。萬里揚威。奴  
婢是下得西洋。奴婢是掛得帥印。聖旨道。着印綬監。遍印與他。着  
中書科。寫勅與他。三寶太監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丹墀下  
去。有詩為証

詩曰

鳳凰池上聽鶯笙。司禮超承舊有名。袍笏滿朝朱履暗。  
弓刀千騎鉄衣明。心源落上堪為將。膽氣堂上合用兵。  
撚指西番盡稽顙。一杯酒待故人傾。

聖上道征取西洋。次用副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副元帥之印。朕還  
取得有坐龍金印一顆在這裏。是那一員肯去征西。出班掛印。又  
問了半聲。還不見有人答應。聖上道。適來欽天監照見帥星入斗  
口。光射尚書垣。司禮監是個斗口了。今番副元帥却應在尚書垣。  
你們六部中。湊則看一個出來掛印。道猶未已。只見右班中閃出  
一位大臣。率紳正笏。萬歲三呼。說道。臣願征西。臣願掛副元帥之  
印。聖上把個龍眼觀看之時。這一位大臣身長九尺。腰太十圍。面  
闊口方。肌肥骨重。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歷諫議之郎。九轉  
三遷。踐樞陟要。先任三邊總制。屹萬里之長城。現居六部尚書。校

八方之戎籍。恭贊机務。為益為梅。中府協同。乃文乃武。堂上相貌  
說甚麼燕項食肉之資。取上心懷。衡是世馬革裹尸之志。正是門  
迎珠履三千客。戶納貔貅百萬兵。原來是姓王名。山東青州府  
人氏。現任兵部尚書。聖上道。兵部尚書。你肯征進西洋麼。你肯掛  
副元帥之印麼。王尚書道。小臣仰仗天威。誓立功異域。萬里封侯  
小臣願下西洋。小臣願掛副元帥之印。王尚書道。看印綬監造印與  
他。着中書科寫勅與他。王尚書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回本班  
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海岳儲精膽氣豪。班生彤管呂虔刀。列星光射龍泉劍。  
瑞霧香生獸錦袍。威振三邊勳業重。官居一品姓名高。  
今朝再掛征西印。兩袖天風拂海濤。

聖上道。征取西洋。要用左先鋒一員。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朕取得有點虎銀印一顆。在這裏。那一員任左先鋒之職。願掛大將軍之印。也。一連問了幾聲。不見有個官員答應。怎麼問着個征西。偏再没人肯答應。原來下海兩個字。有些嚇怕人。故此文武官員。等閑不敢開口。聖上又問上一聲。只見殿東首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來履聲琤上。環珮琤上。原來是個英國公張。直至丹墀之內。三呼萬歲。稽首頓首。奏道。微臣保舉兩員武官。堪充左右先鋒之職。聖上道。朕求一個左先鋒。且不可得。老卿連右先鋒都有了。這都是個為國求賢。深得古大臣之體。但老卿保舉的。還是甚麼人。英國公道。他兩個人都是世胄之家。將門之子。執干戈而衛社。每奉盟府之勛。侍孫武以為師。深達戎韜之略。一個虎頭燕項。捲毛鬚。腮鬚長上。人上。攀不倒的猛漢。一個銅肝鐵膽。回子鼻。

銅鈴眼。祖上奮上。選得上的將軍。一個武執高強。一任他大的。小的。斧長的鎗。短的劍。件件皆能。一個眼睛溜煞。憑着些遠的箭。逆的砲。飛的彈。掣的鞭。般上盡會。一貼着就是李天王。降下几座。手裏只少一把降魔劍。一個坐下。恰是真武爺坐鎮北極。面前只少一桿七星旗。一個人如猛虎。馬賽飛龍。抹一角。明幌上。電閃旌旗。日月高。一個威風動地。殺氣騰空。喝一聲。黑沉上。雷轟鞞鼓。山河震。一個是姓張名計。定遠人也。現任羽林左衛都指揮之職。一個姓劉名蔭。合肥人也。現任羽林右衛都指揮之職。這兩個武官。下得西洋。掛得左右先鋒之印。聖上道。依卿所奏。即時傳下兩道旨意。宣上羽林衛兩員官來。羽林衛兩員官。即時宣上金銮殿。萬歲爺龍眼看來。果真的不負英國公所舉。旨下道。看印。綬監。各遞一顆站虎銀印與他。看中書科各寫一道先鋒勅與他。兩員官各

掛了印各受了勅各謝了恩各回本衛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英傑天生膽氣豪 先鋒左右豈辭勞 斗牛並射龍泉劍

南露均沾獸錦袍 九陛每承皇詔寵 凌眸慣識陣雲高

此回一吸鯨波盡 歸向南朝讀六韜

英國公也回本班而去。聖上道征取西洋。選用五營五員大都督。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還用四哨四員副都督。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印綬監有印在此。你們班部中。不論文官武將。但有能征進西洋者。許即時出班掛印。道猶未了。殿東首班部中。又閃出一位老臣來。履聲玷上。環珮鏗上。原來是定國公徐公。他直至丹墀之內。二呼萬歲。稽首頓首。奏道。三軍之命懸于一將。用之者不得不慎。今日征進西洋。事非小可。五管四哨。又非一人。依臣所奏。許文

武各官保舉上。采取用奉聖旨。依卿所奏。許百官即推堪任正副都督的幾十員來看。這些文武百官奉了旨。會議舉所知五府都督。說道。考核將材。本兵官的事。打一個恭請兵部尚書定奪。兵部尚書說道。今日此舉。時刻有限。未可造次。須是你本官舉薦。打一個恭請五府侯伯定奪。定回公道。今日選將出征。事務重大。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這如今或是那一員堪任正都督。或是那一員堪任副都督。先許五府侯伯。指名推來。次用六部官。僉名保結。次後本兵官裁定。恭詳請旨定奪。如此再三。庶免用不失人前無情事。文武百官齊聲道。老總兵言之有理。即時間府中推出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恭詳。一會見府中又推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恭詳。再推一會見府中又推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恭詳。三推四保。五結六議。七裁八定。頃刻裏把



個長軍填遍了。也有推了沒保結的。也有上保結過不得本兵官的。又推又保。又過得本兵官的。約有二十多員百官俯伏丹墀。稽首頓首。奏道。臣等蒙保堪任正副都督的官員姓名。開具揭帖進呈御覽。伏乞聖裁。奉聖旨。有點的是。又武百官欽此。欽遵。即時間奉聖旨。點了的。御命而來。拜舞丹墀之下。見朝已畢。當駕的說道。五營五員大都督。站立丹墀中。左側四哨四員副都督。站立丹墀中。右側鴻臚寺唱名。印綬監交印中。百科付勅。只見五營五員大都督一字兒站着丹墀中。左側四哨四員副都督一字兒站着丹墀中。右側鴻臚寺站着班首。唱名說。第一營第一員大都督姓王名堂。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二營第二員大都督姓黃名棟。梁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三營第三員大都督姓金名天雷。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營第四員大都督姓王名朋。王朋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五營第五員大都督姓唐名英。唐英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有詩為証。

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營第四員大都督姓王名朋王朋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五營第五員大都督姓唐名英唐英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少年乘勇氣 五虎過烏孫 力盡軍勞苦 功加上將恩

曉風聽戍角 殘月倚城門 共掛征西印 鯨波漾月痕

五營五員大都督過了。就到四哨四員副都督。鴻臚寺又唱道。第一哨第一員。姓黃名全彥。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二哨第二員。姓許名以誠。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三哨第三員。姓張名柏。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哨第四員。姓吳名成。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員。姓吳名成。掛了

一哨第一員。姓黃名全彥。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二哨第二員。姓許名以誠。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三哨第三員。姓張名柏。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哨第四員。姓吳名成。掛了

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族亞齊安睦 風高漢武威 營門連月轉 戍角逐烟催

以青海聞傳箭 天山報合圍 今朝携劍起 馬上疾如飛

聖上道征取西洋。還要用指揮官一百員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百

戶官五百員着兵部尚書逐一催上來着以便鑄印與他却不知

聖上取到這批官有何重用處却不知兵部尚書取到那批官上  
來復肯且听下回分解



所  
圖  
書  
印